



7

2556

上海图书馆藏



A541 212 0021 85818

舞



28864



# 上海圖書館



# 舞

林 徽 音 作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印 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版

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七角五分

## 目 次

樂園中的兩朵薔薇	一
人工的吻	一七
序幕	二五
殘留的臙脂印	三三
一樣的孤獨	四七
出走	六一
兩杯珈琲	七三
逍遙遊	九七
春似的秋	一〇九
秋似的春	一二五
舞	一三九
ENNUI	一五七
江流	一七一



## 樂園中的兩朵薔薇

### 一

一輛唯奇唯美在兩盞像一對那行將入睡的月兒的倦眼似的車燈一開一閉之後隨着那喇叭的餘音停下在一條在白天是車流人流聲流的總匯而現在只有幾根棍，嘗指揮過人事的一切的，幾個車輪，在疲憊地無聲地蹣跚着的，和幾塊因未有估主而將遭或人的鞭責的肉的街的一旁停着，那時正從不知那裏傳來了兩聲渾厚的鐘聲。

心南和沉霞，雖然從這旅邸的門前到他們的房間之間的行程只有百餘步之隔，却彷彿來自一個遙遠的跋涉似地，都一進房就選自己所愛好的，而且又是最近便的椅子，又似急促又

似懶散地坐下來。 坐下了，二者誰都不說話，誰都不向誰瞥一眼，彷彿房中就只有他，就只有她，獨自似地。

沉默終究臨到了它的焦點。

“心南！”被這一聲所打破的沉默之後依舊是沉默。

“心南！”不開口倒也算了，開了口得不到反應却不是沉霞所能忍受的；“心南！我終於知道你所藉口乘涼而這樣出去跑一點多鐘的所以了！”

“哦？”深深地被掩埋着的心思的被發見的確較舒適於不被發見。

“你奇怪嗎？你不是在想法躲避？”

“躲避？躲避什麼？”

“嘿！躲避什麼！”

“別太自作聰明，小姐，我忠告你。”

“你忠告我！ 我說了吧，我早就知道你已

厭倦了我。”

“厭倦你？ 好吧，與其說厭倦你，倒不如說厭倦我自己，或者更不如說什麼都不厭倦，因為什麼都已不能引起我的厭倦。”

“既然如此，我們還是把那維繫在我們二人之間的絲爽然剪斷的好。”

“不；你知道得我這樣深，是的，我供認，你知道得我這樣深，我怎願意這樣輕易地把它‘剪斷’？”

“那末，你剛才的所以要出去確是為躲避？”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已厭倦了我？”

“你可以這樣說。”

“既然我可以這樣說，為什麼我就不可以那樣說？”

“我沒有說你不可以那樣說，我只說我捨不得放棄你：就只如此。”

“厭倦得在想法躲避了，爲什麼還不肯放棄？”

“就爲這兩朵薔薇。”一個坐位被遺棄了。

“不！”

“這兩朵薔薇。”

“你！”

“你看，這兩點紅，像象牙塚之端的珊瑚頂似的。這兩點紅真飢死了我的心，真飽死了我的手。是的，凡女子身體上的紅的部分都是集中天地間的精靈的所在：沒有了這幾處紅就沒有女子，也就沒有宇宙，而我最受她們的迷戀的是這中間的兩粒，兩粒精圓的母珠，兩隻無瑕的稚鳩，兩顆透明的靈魂。不錯，你的眸子是很勾引的，然而只是爲這兩朵薔薇而勾引，只是作她們的燃料！這兩朵薔薇的上面的紅，可在其上羶翔着萬千的淫佚的，只是她們的導線；這兩朵薔薇的下面的棲息着無限地叢

生的放縱的紅只是她們的副因，在撫着摩着揣着捻着啜着吮着吮着這兩朵薔薇的時候，她，那兩朵薔薇的下面的紅，就在飢渴地熱切地嬌柔地慇懃地低呼着她的爲這兩朵薔薇而生的微妙的欲要急於爲這兩朵薔薇而死。還有這兩座象牙塚，又滑又膩，又渾淪又透明，既心陷地柔，又指折地堅，是魔鬼們所樂於被埋在內的墳塋。我只要用舌尖，或脣尖，或指尖，一觸到她們，一觸到她們的輪廓的一線，或甚至線的一點，我就知道是她們，是你，是我的厭倦而又放不棄的人生。”

## 二

沉霞所說的被厭倦心南無法否認，也不用否認，因爲否認了還是事實。他的所以既厭倦她而又不肯放棄她的原因並不是爲沉霞本人，只是爲，用心南自己所用的話，她的兩朵

薔薇。心南是個愛摘薔薇的人，他是摘得多，見得，不用說，更多，而只有沉霞的薔薇才是他摘了又想摘的兩朵。可是他的所以摘了又摘她們是，正如上面所說，出於他的愛好，出於他的欲，而現在他却感到了他有不得不摘這兩朵薔薇的趨勢——每在他還未着手摘的以前，往往這兩朵薔薇自己已自動地飄落在他的手中，或口中。摘，這正是他所縱有刺也死心地不願稍稍寬放的，他却不愛‘不得不’。在主動已變成被動的時候，他的欲就像在一年年地長起來的女子的美般漸漸消失着。於是他厭倦了。

正如沉霞所猜想，心南的剛才的出去是為躲避：他看到那兩朵薔薇的飄飄欲墜，他就邀她出了門；雖說是乘涼，他却吩咐車夫別選冷僻的街道走，這樣，他心想，可使那欲墜的薔薇不致真的飄落下來。上了車後，雖然她們

在震顫着，在不息地勾引地震顫着，却沒有竟飄上他的身。那時他却又想採摘了，雖然，彷彿在維持什麼驕傲似地，沒有真採摘。

進了房，坐下了，心南在想那兩朵薔薇可說是他親自培植的，培植來供自己的欣賞，供自己的把玩。可是，大概是由於培植得太精微了吧，這兩朵薔薇彷彿已變成了兩個頑皮的小妖精，在他不想欣賞或把玩的時候，她們竟會自己蹣跚地舞向他來。

“可憐的被動者！”他私自太息着。

“然而被動不好嗎？或者——”截然止於沉霞的一聲“心南！”

“或者甚至更好？”又來了“心南！”此後爲了要應付沉霞的探險，心南的思念只是模糊地徘徊於被動究是好或是不好之間，不克前臨到它的終點；就是在他向那兩朵薔薇致崇辭的時候，他的行動也有些意識的蹣跚。

正如雅片的煎熬，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過或不及一樣，那兩朵薔薇必得最適可的時候才肯盛放。她們的感覺是駭異地細微的，她們感到了他的感管的應酬，看到他的所以向她們致崇辭只爲要掩飾他的一部分的不足。

“心南！”必然地不會有這時所該有的照例的膩性——這在平時本用來催進行爲的效率的，現在却反停止了他那在行爲着的感管的行爲。

“勉強是無用的，虔誠的殉道者。”

“殉道者？怕所可惜的就爲我沒有殉道者的精神；至於勉強的無用，至此我倒有相當的同感。”

“那末，也有相當的‘不’同感？”

“只要從這次的以前你從沒有感到過不滿足就可知道——劃一，你以前感到過不滿足沒有？”

“噫，作假的能手！”



“今天的現象只由於我太意識到了這件事。”

“只是既‘太意識’過了一次的，以後怕不容易不會重複吧？”

“可是現在我想到了一個補救——”

“什麼？補救？”

“讓我親自去領略不滿足。”

“親自去領略不滿足——你意思要去找別的女人？”

“是的。”

“我由衷地盼望着你可從她們重新你的疲倦。”

“我是說正經話。”

“正經之至。……你什麼時候去？”

“今天——現在。”

### 三

沉霞獨自在房間裏沉思着。

自與她自己結合後，心南還沒有過別的女子，而且那結合的時間已比他與任何別的女子所結合的時間都長。雖然她近來看到他有些勉強的慫慂，她却相信他是放不棄她的，想不到他兒戲似地說了要走竟真走了。她所想不到的事情她不相信會顯現，所以她依舊相信他是一定會回來的。只是，他太方便了。去與來全憑他一個人？她僅是這樣地附屬的？現在也許他已擁抱着他所說的去從之領略不滿足的對象了！他太方便了。哦，不，男子太方便了。女子就沒有男子可叫嗎？爲什麼沒有，既然男子可隨意叫女子？可笑呀，這樣的社會！也許也有的吧，女子的叫男子？看來沒有只是她自己的不知道。而且人家不是說有求必有供的嗎？難道沒有這種求，要是真沒有？她不信。她不信這種求的沒有。她自己，哦，她自己；

是的，她自己就有。

可是，對於這事她以前從沒有想到過，因此在她這時的跳蕩的情感中她無法去找得她的靜心劑。她想去探聽侍者，她也想要侍者爲她去引進，像他常爲男子引進一樣。是的，這是一個聰明的發見。她要如她所想的行，她按了鈴。侍者來了，她却不知怎樣說，只覺到自己的心跳得更急。她燃燒地凝視了在敬候吩咐的侍者一兩秒鐘她才逼自己隨便指使他做了一件什麼事。

侍者出去後她站了起來，在急促地徘徊着。她想起她剛才笑過了社會，現在她更其在笑自己。她想再叫侍者進來，可是那按鈴的手指被剛才的窘相迷住了它的自主。她恨她的手指的叛逆。房中全是火，她要燒死了，她耽不下去。終究，她想她還是出出門。她想車子也許給心南坐去了。不會的，他不會坐，她

又想。 即使已被坐去，她可另外去叫一輛。  
也許車子人已睡了？ 哦，睡！ 睡？ 車子人？ 她  
猝然得到了一個新的啓示。

她叫侍者去叫她的車子人。

車子人推進房門習慣地望着他主母所最中意的椅子，椅中却沒有他的主母；次中意的椅中也沒有。 窗檻無人憑倚；鏡前只有它自己的反影。 他的視線漸次從遠處縮回到靠近門的床上時，哦！ 他看到了他的主母橫在那裏。

他看到他的主母橫在床上。 一手曲枕在她的頭下，一手按在胸膛之間；一足向下直伸着，一足的踵靠在直伸的的小腿上而彎成一個三角形。 這樣她的在平時似乎在盡量嚴密地隱藏着的數部分這時在最透露地向他跳躍着。 而她的兩眼則在凝望着他，凝望着他自己的兩眼，微笑地，無力地。

看到了這，他急忙關上了門，並急忙走到

了床前去。

#### 四

一出旅邸，心南便覺到他的出來是一個錯誤。他知道樂園只有一個。亞當出了他的樂園倒還有一個世界，他出了他的却決再找不到像那樣的兩朵薔薇。要是沉霞的什麼剪斷他們之間的什麼絲之類的话會使他不高興的话，他可用那薔薇的蕊來塞住他的耳朵的。至於什麼被動，只是自己愚蠢地爲自己造成的一個陷阱。他不該這樣地順服他自標的任性。他是的確不該這樣的。

心南一邊想一邊走進了街的那邊的一個旅邸。到這旅邸來是他剛才在他自己的房中想定了的，可是現在他來了却已把想另造幾座樂園的幻思消滅了，因爲他實在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要是可能的話也不會至今只有那樣的一

座了。他想安靜地獨自過一晚。可是爲什麼要安靜呢？他想不出所以來。於是他所有的不是安靜。却是另一種他所厭惡的不安靜。於是他定當了回去。

“哦，你回來了！”看見心南走進房來，沉霞便坐了起來這樣叫着——與其說恐怖，倒不如說驚喜。

心南是驚異勝於憤怒。

他在望着車子人急忙穿衣而急忙出去。

“心南！”走下了床來。

“……”

“心南，你不要只是望着我。你沒有知道你走後的我心中的混亂。你說你要從別方面去找不滿足，這誘導了我去另找滿足。可是，沒有找到。心南，你竟弄得我到了這樣境地，僅能以你的趣味爲趣味了。這我到了今天才知道。你既已弄到我這樣，你就不該丟我走。

你還要這樣望着我？你要知道，這不是我的錯誤，要是這可說是錯誤的話。這是你的。可是，我並不責怪你。是的，我們誰也不要責怪誰。聽，鐘已在打四點了。讓我們各自忘了各自的一時的愚蠢吧。讓我們重做我們自己。而且我們只能是我們自己。來，坐到這裏來。你倦嗎？你的頭靠過來些。靠着這兩朵薔薇，這兩朵爲你，由你，而生的薔薇。我不冷。你自在地在她們的中間去作你的自在的夢吧。”

(二七，四，一九三一)





## 人工的吻

不；我已乾了，你也得乾。不乾我不斟。不斟就不斟？那不能！你乾了吧，好孩子，乖乖地。好，這才是我聽話的妞妞——還有一口，還有一口。

你在看表？爲什麼看表？好，罰一杯酒：不是已說好了嗎，再說走就罰一杯酒。可是你沒有說走？好，這次就免了你的罰，以後就是看表也要罰了。不同意？別傻，好孩子，看了表難道就可不喝酒了嗎？怎麼，時間太遲了？啊，時間！時間！這一次我一定要罰你了。就不罰，我也要你喝這一杯。把你的表拿來，我不讓你看。你怎麼老不放鬆時間？彷彿時間與人

生有密切的關係似地。你忘了這一刻，好不好？我並不苛求，只要這一刻。還是你真想要回去呢？其實，你要回去就回去，只是不准想；要想，我就不准你回去。矛盾？在我却並不覺到如此。好，別管它，現在要喝這一杯酒。我陪你一杯。我喝了，你看。現在，你喝。

「你不喝？乖，好好地自己喝。不好，讓我來餵。別扭，酒要翻了。嘴張開些，張開些，再不張，我要呵癢了。好，這才好。

再張開一些。別那麼笑，留心哈。哦，要潑到你身上了。哦，真不差，別有一種滋味，流自你嘴裏的我手上的酒。你不信？你自己嘗。

我冤了你沒有？現在，還有半杯。怎麼，先生饒了你？本來，要饒你倒可以，只是怎麼又是先生？難道我的名字你又忘了？難道它會刺痛你的舌頭？我不饒，喝這半杯，不，先生，要斟滿了才對，喝這一杯。我自己不喝？好，

我再陪一杯。

現在，好小姐，不用我來餵了吧？叫小姐也得罰？這，好，我就罰一杯？我又喝了兩杯。你的呢，我的好姑娘？你醉了？瞎說，你那里就得醉！要是真醉了，你就不會看表，不會叫先生了。可是停一停喝也好，你先吃這個。這裡製的菜怕就只有這個好吃。其餘的我稍嫌太淡了些。現在好了吧？我再斟一杯，同你一起喝。

真醉了？你走過來，那末。我們可以一起坐；你靠着我，免得蹣了。要末我坐過去？好，聽你。我來了。你坐過去些。這樣靠着我。我們可以慢慢地喝。一些也不喝了？那我不依——至少，要乾了這一杯。

穿得這樣薄薄地，不冷嗎？讓我摸。的確不冷。手上，不冷；臂上，不冷；額上，不冷；面上，也不冷。哦，豈特不冷，其實還

可說燙手呢。而且，你的面孔那麼紅。更好看了，當然。不，並不太紅。你不信，你可以在你的酒中照。哦，這酒才紅呢。紅得真可愛，像你的嘴脣。是的，因為像你的嘴脣，才可愛的。更可愛的是你用你的紅紅的嘴脣去喝這紅紅的酒。酒是透明的，不用說。你的嘴脣也幾乎是透明的。在你喝酒的時候，你的嘴脣與酒幾乎分不清了。酒中有你的嘴脣，你的嘴脣中也有酒。

坐過來些。怎麼坐得那麼遠，幾乎中間還可坐得下一個人了。我自己叫你坐過去的？哦，你這促狹鬼。我不是要你讓我坐才叫你坐過去一些？而且，我不是要你靠著我坐嗎？好，再坐過來些。這樣緊緊地靠着。哦，你的心跳得這樣急！哦，哦，你的心跳得這樣急……你的心……你的……你再扭！你再扭，啊，不是終究給我捉到了嗎？多飽滿！多堅密！

多精緻！我並不是說我沒有摸過，只是這樣的……哦，酒杯！我不捻，你總好坐直了。可是，還有這只。哦，一樣，真是一樣。可是，你坐上來，好讓我同時摸。你看我不是也有兩只手嗎？你不坐上來？好，我就這樣摸，就這樣……哈！哈！哈哈！酒杯翻了，椅子倒了！哈哈！

來，你真像醉了，那樣坐不住站不穩地，讓我來抱着你吧。怎麼，你的嘴！啊，你的嘴！我正要你的嘴，不管它這樣撅。來，我的小仙子。你躲！你躲！我看你往那里……啊！痛飲了一杯！哦，你來看，怎麼，已拚得這樣緊的，我的嘴唇上竟沒有些微的臘脂屑？哦，你這小壞坯子，你用的是 Kissproof 的臘脂。怪不得依舊那麼紅。你怎麼用這種臘脂？哦，你預備好了給人接吻的——免得留痕跡，是不是？你真精密，親愛的寶貝。噢，預備

給我的。也不是？我錯怪了你？其實給人接吻不是很美麗的事嗎？噢，既然你不喜歡我這樣說，我就請你恕罪：啞，啞，小生這壁廂有禮了。哈哈！哈哈！一哭一笑，多丟人！你沒有哭？你沒有哭？這，這不是眼淚？哈哈！惹氣？不說自己頑皮，倒說人家惹氣！噢，就是我惹氣——總好了吧，頑皮的姑娘？

是的，我愛非 Kissproof 的胭脂。被吻的地方打着一個紅灑灑的印，多迷人！那是愛的印，你知道。像碧清的天空中的一芽明月那麼皎潔。對，也像白蓮上的一絲紅斑那麼柔潤。你真會觸景生情。這蓮花就是……我的——你看我把它培養得多精微！當面的慇懃？你就沒有看到身後的密戀？

哪，這里有胭脂，非 Kissproof 的。……你塗上，讓我們重新接一個吻，接一個在靈魂上與身體上同樣留下愛的印的吻。這胭脂作

什麼用的？這胭脂，這胭脂——還不就是這樣用？來，我來替你塗。在你塗的一層紅上再加上我塗的一層紅。哦，二層的紅，可以說，二重的愛。胡扯？你以為這是胡扯？太動人了，你這笑的答案。只是，敬請暫息尊笑——笑了，我不好塗。哈哈！準備接一個人工的吻？你意思說接一個藝術的吻？對！好，塗好了。你照，塗得怎麼樣？一首詩？你恭維得真得體。現在，來吧，我的小天使，讓我們來接一個人工的……

(三一，一〇，一九三〇)





## 序 幕

——我又不是催眠藥！

——什麼，催眠藥？

——你不是爲了睡不着才在找藥吃嗎？

——哦，你這刻薄鬼！

——刻薄鬼？好吧。只是要吃藥却休想。

——你以爲這是吃藥嗎？

——催眠藥。一吃就睡。

——睡？你意思要我老醒着？

——誰要你老醒着？不是你自己在醒着嗎？

我看到你的頭在枕頭上輾轉，左也睡不着，右也睡不着。我早知你又要來——

——找催眠藥吃！

——格格。

——可是你這推測是錯誤的，你要知道。難道你相信我會有這樣的耐心嗎——要等了這樣久才來着手？只因我剛才在想——

——一位無比的天仙：水晶的身體，白玉的四肢，珊瑚的嘴脣，珍珠的牙齒，琉璃的眼睛，墨玦的眉毛，象牙的額角，烏金的頭髮，翡翠的聲音，瓊瑤的姿態：穿着銀絲的輕衣，登着清瑩的薄雲，在月稚星稀的天幕之下飄着，飄着，飄着，遠了，遠了，遠了，不見了，不見了，不見了，於是你，你於是被迫得以這已遺棄而又依稀記得的，睡在遙遠的你的身邊的凡女作為你想像中的目標，而向她如此虔誠地俯伏着，如此渴欲地佔有着，如此淫佚地撫摩着，如此精心地挑逗着。可是，親愛的，我要殺風景地提醒你，這不是你想像中的天仙。

——哦，一片多美妙的夢境！可是要是真

有這樣的一位天仙，我的好人，那就是你。

——一杯好醇的酒呀！

——是的，那就是你。

——請你把手拿開。——那就是我，竟會獨自想得那麼久，當被想的就睡在旁邊的時候！

——那末，你以為我在想又一女人？

——不；天仙。

——真對不起，小姐，我不得不說你又錯了。

——又錯了？那末你想什麼呢——又是一個 plot？哦，藝術家！

——我所已想了的與我所要進行的似乎沒有什麼關係，我以為。

——沒有什麼關係？不錯，我也似乎沒有說有什麼關係。只是，先生，你儘去想你的，你儘去進行你的，可別進行到別人身上來。

——別人？好寶貝，你竟說你是別人！

——要不是別人也不會這樣久不理大一聲  
了。

——可是你也沒有對我說過什麼話來。

——驚走了你的天仙，或紛亂了你的 plot，  
我怎麼敢！

——別發孩子脾氣了，好孩子——我現在  
不就在理你嗎？來吧。

——不；話都不說一句，倒想……

——難道我得先下了請求書，待得到了你的  
允書，然後……？

——別拉！

——這樣……

——不，這次我決不。

——你自己知道你這話是靠不住的……

——放呀！恨來！

——放什麼……？

——手！這次我決不，你聽見了沒有？

——這次還不是同那次一樣——對啦，前天，哦，就是昨天，你也是這樣扭扭搥搥地——

——我沒有這樣好記心，誰記得昨天！只是這次——

——你決不？算了，好寶貝，我說昨天你不也是這樣扭扭搥搥，後來到底怎麼樣？要再這樣下去，我怕還會變成必要的序幕了。乖，來吧，這樣好好地……

——你！只有自己！像那天……

——那天？

——你自己想想看。

——那天什麼？

——別假癡假呆了。碰也還沒有碰到你，一轉身就轉過去了。

——那一天——哦，那天。就是野舞的那天？那天白天既舞得那麼倦，晚上又回來得這

樣遲，我上床就睡了。可是要是你要，我當然可以，你又沒有什麼。待我朦朧入睡了，你却來了。我朦朧地轉了一個身，你又放手了。要是你真要，難道我會不？——哦，今天你是來報復的？好，還有什麼別的，你一起說了吧，連前世的事也一起說了倒好，免得臨時又拖泥帶水地不爽快。

——我不給你說——你看，嚕嚕嚕嚕地這樣一大篇。

——究竟誰在嚕嚕嚕嚕，我的難弄的好小姐？

——什麼報復不報復……

——不，不是報復；對啦，與其報復，不如報償。

——誰要你報償！

——我要，好人。

——……

——現在，序幕好下了吧，我的 Leading  
Lady?

(二，一一，一九三〇)





## 殘留的臙脂印

你就這樣走了嗎！你就這樣走了嗎！

可是你爲什麼走呢，究竟？爲錢嗎？你可隨意把我所有的錢在一個月，一個星期，一天，一點鐘，一分鐘內用盡；用盡了，我會去搶，去竊，去入黨，去苟營，而把所獲得的繼續奉呈——我可這樣地出賣我的身體，出賣我的靈魂，只要能獲得你所需要的金銀。還是爲性呢？那我可吃健腎丸，我可服 Spermine，我會勉力，我會盡心，我會掙扎到最後一分；而且要是能在你的身上透出我那一去不再來的氣呀，那又多麼銷魂，多麼迷人，多麼神聖。

可是你爲什麼走呢，究竟？

你既要走，爲什麼不同那我心中的你偕行？  
爲什麼不從我身上拭去那能隱約看到的令人酥軟的一顆一顆的臙脂印，而洗去那能依稀聞到的令人沉醉的肉息的芳芬？啊，多殘忍！多殘忍！

啊，這不是臙脂印？啊，這一個更易辨認，宛似一只小小的紅菱，撫上去彷彿還有些膩凝。啊，你爲什麼不來細量品評，品評那我們合作的結晶，那塗自我的手而打自你的脣的這些殘留的臙脂印？

看到了這些臙脂印，我便走到了梳裝台前，而臙脂，香水， powder， cream，黛，翠，……依舊一盒盒，一缸缸，一瓶瓶寂靜地站在那里，只不見了施用它們的主人。我凝望着這一切，我便想到了那天，那我們所過的一天

一天中的一天。

那天，那將圓的月兒將航至穹窿之頂了吧，在我們從浴室出來的時候。臥室中的壁爐正融融着，又溫和又舒適，彷彿春已來臨的樣子，雖然在你揭起那嫩綠的絲絨窗帘的時候你可從窗榻玻璃望到一層你肌膚樣柔軟，你牙齒樣潔白的欲融未融的雪氈。我們都只穿一件浴衣。我先為你整髮，繼為你傅粉，畫黛，描翠，塗脂，然後卸去了你的浴衣而為你渾身遍灑着香水。——啊，多美麗呀，你那在微涼的香水雨下的蠕動！接着你也為我像我為你樣作着。你說我們只許用眼，不許動手；在你之前祇是個無抵抗主義者的我自然只有應允。你斜靠在沙發中，我呢，站在爐火與你之間。我望望火，又望望你，望望火，又望望你，而爐中的火便逐漸由你反射進了我的心中。我不能站了，我便靠着你的腰際坐了下來。你不說什

麼，只是迷人地向我微笑着。你的視線還依舊時時在偷偷地閃警那所以使我坐下來的那不聽命的頑皮的小猴兒。這樣地被作弄，我有些氣憤，我便俯首在你的小腹上吻了一下：啊，在那里印着了一只小小的嬌豔的膩凝的嫵媚的微笑的紅菱。你說我觸犯了約。我說我未嘗動手。於是你也不甘心，就吻回了我一下。我又吻了你一下。你也又吻了我一下。在這樣彼此的身上已着了十餘只由深入淡的紅菱後，你求饒了；我也應允，只是以推翻不許動手為條件，這，你也不再堅持。我們現在有了手了。這時先動手的倒還是那說了不許動手的你自己。要是剛才我再矜持幾秒鐘，你真會已毀了約的，我相信。然而我的手並非白癡，也是懂事的，它們自也會討好它們的主人。過後我們彼此都屈服了，彼此都不動了，便隨手拉了一條天鵝絨毯子來，蓋在那在沙法上緊擠着

的似已拚做了一個的兩個身體上。可是不久我們又醒了，我們又都醒了：只要一個醒了自然別一個也不會再睡的。醒了，我們便相對一笑。見爐火將熄，便趕速去加了煤。我們便你倚着我，我倚着你地靜坐着，在看那壓不住的火怎樣在找空隙穿出它的火焰來，這一絲，那里一縷地。煤逐漸逐漸着了，室內逐漸逐漸暖了，於是那暫去了的春意又逐漸逐漸在我們的周圍，在我們的身內，在我們的心內盪漾着。我們站了起來；把沙法移過一旁，並把電燈熄了。我們站在爐火之前。融融的爐火在跳着舞，在跳着那伴舞之樂抽去了音節，以致幾乎透不過氣來的舞。像撒哈拉的沙一般沸，像阿非利加的獸一般野。我們那倒在地氈上的影也在一高一低，一左一右地隨舞着。這影的主人的我們於是也舞了：舞着心的舞，舞着靈的舞，舞着夢的舞，舞着魂的舞，舞着

出世的舞，舞着忘我的舞。在我們這樣那樣舞的時候，我們的影，在它們一高一低，一左一右地舞着以外，也舞着我們所舞的舞。舞後的火，也似由興奮而入於倦怠了，它的一絲一縷的無力的火焰在無力地東一衝，西一倒，大概不久就可得到它的安息了吧。我們呢，已聽得了報曉的鷄啼聲，便隨帶着我們的舞跡上床去睡了。

不錯，我又聽得了報曉的鷄啼聲；這也許依舊是那一隻鷄的啼聲吧，可是現在，既無舞跡可隨帶，我，你走了後的我，却不能上床去睡。哦，又在啼了，又在啼了，也許就是那隻那天我們同聽到它啼的鷄！

我依舊凝望着那站在那里的一盒盒，一缸缸，一瓶瓶的胭脂，香水，powder, cream, 黛，翠等等；我也不顧它們的嘲笑，便取起了它們自傅着粉，自畫着黛，自描着翠，自塗着脂。我在這樣作的時候，我假定鏡中的我就

是你；作畢後，我凝神地端詳着那假定爲我的我自己。啊，那被端詳的在對我竊笑了，那鬼見了也要哭的竊笑。我便坐到了這沙法中來。我學着你坐；也學着我自己坐。你的足是這樣曲着，你的手是這樣擱着，你的頭是這樣枕着，你的腰是這樣扭着。

我要在我自己身上打臙脂印——哦，不，那會歧視了你的，我不打，我不打，不必說即使要打自己也打不到那你所打着在的地方。

你這臙脂印，你這肉息的香味，我至今保存着，我在盡我所能地保存着它們。你走後我還沒洗過身。我怎會洗身呢？我決不洗。我要隨帶着它們，直到我的末日，這，我想並不會怎樣遠隔着了吧？這是我的鴉片烟，我的麻非針，我的海綠茵；這是我的生命劑，我的觀世音。我的一絲不絕的氣全由它們維繫着。不錯，我的所以不即死，也是爲了這臙脂印，這

肉息的香味，還沒有消滅盡的緣故。

要想重新體味，我移過了沙法，關熄了電燈，而站在壁爐之前。可是看到了那獨自在跳着的影，我便又看到了那鏡中的我的猶笑——這就是我所能體味到的。我只好把燈開了，爐中的火焰也似減少了它的生氣，只在斷續地，遊絲似地，肺結核的地，歇私的里的地，跳着。

不要看它了，我的視線移上來，便看到了火爐架，看到了火爐架上的你的相，你的回眸含笑的相。這相，爲了它笑得我太刻毒了，太嚴厲了，太深入了，我已反放過了，可是剛才又把它正放了過來。無論如何，這是你的相啊，這回眸含笑的是你啊；既是你，不管笑得怎樣刻毒，怎樣嚴厲，怎樣深入，我總是愛着，刻骨地愛着，何況在笑的當時也未見得不是在真誠地笑着呢。所以我把它反放了過去又正放了過來。現在我看到它：它依舊在笑。



然而我不明白你怎麼老是不停地笑；到底有什麼好笑呢？而且，現在你又在對誰笑着呢？

雖然，我要在此說明一句——其實何必這樣愚蠢地說明呢？你不是比我更明白？——我並沒有些微討厭你笑的意思，反之，我是很愛你的笑的，僅僅稍次於你的哭。而且我也未嘗討厭過你任何什麼；你對我什麼都可愛，雖然有時免不了要吵口，那祇是愛的吵口，可以這樣說。這你當然也深知道的，而且我還相信你也確嘗愛過我來。現在你所以走，大概爲了你又愛上了別的誰了吧？好，你愛就是。無論你愛誰，無論你愛多少，都沒有關係，只要你依舊愛我。你可告訴我你愛的是誰是誰，你也可介紹我們成爲相識。你是愛的根，愛的鑛，愛的泉源，總之是愛的生產地，凡愛都歸於你——你能遍愛世上一切的男子，要是你願意。你去愛人好了，只要你依舊愛我。你來吧，

隨帶着你所有的愛人們。 我們可同住著，我們可像蜜蜂似地同住著，只要你在愛他們之外也愛我，即使你僅用你愛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來愛我，我已是獸中的麒麟，花中的牡丹了。 我已可傲視一切。

不，就是你並不真愛我，只要有你的口頭上的愛，我就會像夢一般甜蜜，死一般安適了。我只要能看到你的眼睛，你的嘴唇，你身上的任何部分，不必去撫愛，去親近，我就會心平意靜而無它爭了。 你來吧，你來說你還愛我，雖然在事實上你儘可不必真愛我。 來吧，你，我的靈魂。

是的，你是我的靈魂。 我現在正如一個失去了他靈魂的人，又如一個失去了他主人的奴隸。 我一些也不能指使自己做事情，就是最平常的要自己眠食也不能。 你來吧，就是你不願意說你還愛我也可以，因為我是這樣地

需要你。無論你的來是出於憐憫，出於侮辱，出於蔑視，出於自娛，在我都不覺得什麼。在我，只要你來就什麼都滿足了：我是這樣地需要你。你來吧，你來命令我，你來擺佈我，你來作弄我。因為你再不來，我過不下去了；然而因為還有你，我又不願意不過下去。

爲了要忘却你，我已試過了種種，可是種種都是徒然；我什麼地方都去過，什麼事情都作過，可是什麼都是無效。那天我到那最廉價的賣淫婦那里去是抱了你還不如她的心情去的，可是這似乎伶俐，似乎深刻的心情沒有到我想暢快一時的時候就已起了叛逆。那天我定當了出門，便打了一張可抵一條鐵路的盡頭的車票，可是車開到了第三不知還是第四站的時候，再不能抵抗自己，終於只有下車了。那時已沒有回來的車，我便去附近關了一間旅舍。這時我又燃燒着報復你的心思，可是叫了一

個女人來後，那燃燒着的報復的心思又這樣一絲一絲地熄滅下去了。啊，種種都是徒然，什麼都是無效！

甚至我想洗身的念頭也有過，洗去你所打在這里的麝脂印和留在這里的肉息的香氣。那天水都放好了，可是我卸了衣服後，祇是撫摩着，細味着，那印，那香氣，脚却只不肯跨進盆中去。現在，我又在撫摩着，細味着，這印，這香氣了。

我天天在等你回來，時時在等你回來，我能兩眼望着門接續幾點鐘一動不動地靜坐在沙法中。兩眼望着門，專注地，像一個虔敬的信徒在祈求上帝的啓示，祈求上帝的異跡。我的思緒呢，又似雜亂，又似集中。有時我的視線也隨了我的思緒在室中各處遊移。那里面有你的足跡，那里面有你的手印，那里面有你的淚痕，那里面有你的笑紋，我都能確切地，清楚

地，看到，有時正在遊移的中間，稍微聽得了門前有一些聲息，我的視線便即刻又落到了門上去。然而只不見你來。

你來吧，你來吧，我請求你。你無論用什麼方式來對待我都可以，只要你來。我可沒有一切，我可不能不有你，因為你就是我的一切。你來吧：我需要你，我需要你……

(二七，一二，一九二九)



## 一樣的孤獨

今天是中秋，現在是午夜。眼看約了來的人是不會來的了，在這心灰意冷之餘，還是讓我來同你談談吧。這縱然不能消你多少愁，至少總能解我一些悶，我想。

我的那樣快離開南京，自然是出於你的意料的，雖然你自己也嘗這樣暗示過我。其實就是我自己也覺走得有些突然。

臨走，我本想還到獄中來看你一次的，可是自以為彷彿會即時被捕似地，終究我一定當走就走了。雖然，我那時所以不再來看你一次，在這‘自以為’之外，還有一個最大，而且也可說是主要的原由。那就是爲了我受不住

那種見你後的重別的惆悵。

那次你進獄後的第二天——就是我離南京的前一天——的我看了你後的我的情緒，到現在我還明白地記得起來。我記得我見了你一句話都說不出，一方面果然爲了那遞牌的人緊隨着我，我不便說什麼，他方面，實在，我也找不出一句可說的話。自然，無聊的，自欺欺人的慰安話並不是沒有，然而我怎願意說，又怎忍心說呢？而且就是說了，你也不難看到它的無聊而自欺欺人，那末，與你又有何補呢？不是反而會更使你心冷嗎？要是無法把那隨意送上來的‘莫須有’的罪名璧謝，豈能用幾句不相干的話來使你得到些微的慰安呢？雖然，正如我說了那看來可以慰安你的話，你決不會由此稍得到慰安一樣，現在你也不致於會因我這樣鄭重其事地說了，就更加增你的驚恐吧。

結果還是你先開了口。“我在這裏沒有甚



麼，”你微笑地說。啊，這種多麼刺心的微笑！可是你這句話的本身我也馬上了解了。你不是意思說你沒有受到那種我們親自見過的施於‘妖人’的酷刑嗎？那天我隨你去探訪關於‘首都’‘捉妖’的新聞，在我們跑了好幾處地方後，我們來到了一個正在審問‘妖人’的法庭。在一間破敗不堪的牆門間似的屋子的中央，拚放着兩張斑剝的八仙桌，這大概就是所謂公案了；案上散放着四五只大都已空了的美麗牌的煙罐。案的三面的長凳上坐着十來個人，有的戴着草帽，有的露着剃光了髮的頭；還有一面則站着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正在被拷問的老婦。這位老婦不用說就是‘妖人’了，證據是從她身上搜出來的一枚縫衣的針和幾條雜色的線。我們到的時候，正聽見不知案旁的那一位在嚷道：“不用刑，怎麼肯招！”於是用刑了。於是‘妖人’哀呼了起來，這叫聲竟令人，大概是爲了出於

‘妖人’的緣故吧，心悸胆顫。可是除了神經錯亂地亂叫亂喊以外，她還是什麼都沒有‘招’。這才觸動了案旁的又一位，一叫道：“這種東西該殺！”覺到‘妖’氣對我們太濃厚了，終於你放棄了那大好的捉妖新聞，我們便同那牆門間似的法庭告了別。你那句話的意思，我相信是這樣。

“你那天到上海去？”你接着說的這句話却一時使我迷住了。“怎麼，到上海去？誰對你說我要到上海去來？”我私自在想。是的，我想到上海去：雖然我好像對這人世沒有什麼牽掛，也沒有什麼流連，可是我也不想死，更不願由這種莫須有的罪案被處決來快或一部分人的心，或滿或部分人的慾。要是我自己沒有這樣想過，我怕我終於不會領悟你那句話的意思的，那你要我離開‘首都’來上海受洋人保護的意思。然而，我由這句話受到了很深的

刺激：你想，式如，在你正需要人的時間，雖然即使我留着，也不會對於你有絲毫的助益，你却爲了我的安全而暗示我離甯，我還能不受到很深的刺激嗎？

我出了獄，在我的心中隨帶着你那面上的淒涼，在像想什麼，又像不想什麼似地惘惘地走着。

——這次我爲了要離開那像受了它的壓迫似的上海，特地來到了這一個人都不認識的南京。想不到會在這小小的旅店中碰到了那比我的命運還不如的式如。他也是無親無友地獨自在南京，在一家本地的報館中做記者。他的房間就在我的貼壁；每在他晚上十二點後回來，經過我房門的時候，我們總會不自主地隔着玻璃窗糢糊地彼此望一望。不久我們便熟識了……這次他不知得罪了誰，竟被人誣告，下了獄……

式如，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這樣想到了你與我之間的關係來。我到旅店已快夜了。胡亂吃了些那茶房送進來的晚飯後，又沉思了一回。終究我覺得再也就不下去了，便決定了趁第二天的早車就走。

我到了上海在R路的一間俄國人的公寓中住着，到現在也快三個星期了。想到已來了三個星期竟沒有一封信給你，真叫我無以自解。好，算了，還是讓我來說說我到了上海以後的事吧。

正如你所說，上海是一塊肉的陶醉的地方；在這已離此數月的我覺到了它的迷離，它的魅力，便不由不去重訪了，新遊了好幾個所在。

起初的幾晚都在跳舞場中消磨過去，可是被抱在我懷中的舞女們，對我，僅是一個一個沒有感情的人體模型，絕不會引起我的對她們的絲毫感應來，甚至在電燈全熄滅了的黑暗中，

我也不想去 kiss 一下我的 victim (也許我是她的 victim, 誰知道?)。其所以會造成這樣局面的理由, 又似簡單, 又似複雜, 現在可不必去分析它。還有更難受的, 要算那出舞場時的一種無名的空虛的襲來了。大約繼續去了一個星期後, 像所謂當代的文學家轉變他們的方向般, 我也轉變了我的方向, 我不再到舞場去了。

一晚我到了那我嘗在那裏流連過幾個月的以高等‘零賣’聞名的W 遊戲場去, 而且我還從那裏轉到了一位黑衣姑娘的家中。

我所以稱她黑衣姑娘, 因為那姑娘渾身都是穿的黑的: 齊膝的黑維也拉的單旗袍, 黑絲襪, 黑高跟鞋, 肩上還披着一條絲的黑圍巾; 就是那黑, 把我引到了她的身旁去。

“到我屋裏去坐坐?” 那位經驗豐富的黑衣姑娘見我走近去便那樣打合着。

到了她的家裏, 抽了一支煙, 喝了一杯

茶，磕了幾粒瓜子後，她便開始留我住。那裏在黑衣中的嬌小得似乎揉得攏的身軀不容我拒絕。可是在她把衣衫脫了後的一陣不知什麼惡臭却使我臨陣脫逃了——寫到這裏還覺得有些窘。

還有一晚，夜已深了，我從上海 珈琲出來，蹣跚地在人行道上走着。走了沒有幾步，見從道旁閃出一個頭戴‘鴨舌頭帽’，身穿一套青布衫褲的漢子，向我低低問道：

“阿要東洋姑娘——有新從東洋來的？”

剛被攪得神智有些昏迷的我正不知要到甚麼地方去才好，見既有這樣的落巧，便把頭一點地隨了那漢子就走。

太乾脆了：在我從那來應選的四五個中指定了一個，直隨到她的房中後，不等到坐定便聽見從她那滿塗着臘脂的嘴唇中射出了“打炮”二字來。好像爲了她既不會說別的華語，而又

不能不在這華人的我的面前說說它以表示她對我的親善似地她把那她所僅能說的這二字不停地重複着。可是我非特不能領受她的美意，而且聽到了還有些厭惡，因此不再有在那裏逗遛的興趣，便託故辭了她走了。

在門前又碰到了那領我去的漢子；他說隔兩天還有好‘貨’到，請我再去。

終究，我覺得，還是那間大世界後的‘燕子窩’使我有些回味。

我第一次不期地到那裏去的時候，各烟舖都被佔據着，伙計便請我等一等。

“到裏向來吧，”正在我猶疑於坐下去等與旋回身走之間的時候，聽到了那樣一句出自女性的話。循聲看去，便在那通到內室的，門簾半揭着的門側看到一位風韻猶存，不，‘風韻’正濃的‘徐娘’站在那裏——原來她就是那燕子窩的沒有老班的老班娘。

那內室顯然是她的閨房，可是在她的床上也有烟具預備着，這想是她自用的吧？

她也躺着看我燒烟，有時還加以指導。好像要配什麼親眷似地，她問了我這樣，又問我那樣。我烟裝好了請她抽，她也就不客氣地抽了。

她只穿着內衣，那已過了時的胸前密扣着的內衣；因為是密扣着的，兩乳反似覺得很是飽滿。袴子是齊膝的大脚管袴；那脚管大得，短得，以致無論怎樣拙於聯想的人，也會聯想到什麼地方去的，我相信。

我便這樣地燒着燒着直燒到外邊的煙客都走了，伙計也來告辭了，老班娘却並不催我走。結果，我抽醉了；醉得不能回來，就睡在那裏。

第二天我再去，不用說，又是醉，因此又沒有回來。第三天……直到一天，我照樣去，內室却已先有兩個人在，巧珍，哦，老班



娘，來對我說，他們快燒畢了，請我到外邊去走走再去。可是在我再去的時候，那兩個人還在，而且聽得他們正在叫晚飯。我不等她的辨解，便旋轉身就走了。嗣後我還沒有去過。

的確，我天天在想去。我的不去，並不是爲了太認真，只是怕我去的時候正又碰到那兩個人在那裏。大世界左近我已去過了不知多少次，只不敢跨進那扇門。你看，我竟會這樣地畏怯。

自不去那燕子窩後，我又感到了寂寞，又感到了那無可排解的寂寞。跳舞場，珈琲室……等等地方我都沒有心緒去，要在這間小屋中坐則更是坐不住，於是只好到街上去跑。我往往整晚地在大街小巷中往返踱着。

從過去的經驗，我知道在一個沒有熟人的地方的寂寞比在一個有熟人的地方的易受，因

此我這次來了上海一個人都沒有去看，也一個人都沒有通知，這樣，我以爲，可免去我許多自尋來的煩惱。

雖然，我心中却老在希望在路上或者在什麼別的地方碰到個把熟人，因爲我實在需要一個可讓我對他談談的熟識者。啊，我是多麼渺小呀！

果然，約三四天前在光陸電影院中給我碰到了 C 君，就是那位嘗寫信到南京要我回上海來的 C 君，見了自然甚是喜悅，還免不了挨了他一頓我沒有通知他我來上海的罵。末了，他答應我中秋（就是今天）到我這裏來吃晚飯，並準備暢談一個通宵。

終究中秋到了，我便興奮地置備了煙，酒，水菓等食物，只待 C 君的早臨，可是……又是一次舊味的重溫，唉，又是一次舊味的重溫！

式如，式如，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究竟？

(二一，一〇，一九二九)



## 出 走

爲你着想，爲你此後的生活着想，雖然我已決定了不對你說一句話就走，走了也不給你寫一封信的，我看，終究，還是寫了這封信給你好的。

不用說，你是在驚異着我爲什麼出走（這，我確得定，無論如何，由於我平日關於出走的偶提，你看到我幾天的不回家，就會推知的），就是我自己也一樣地在驚異着。我固有過好幾次想出走的概念，然而這次的果能成爲事實，確非我始料所及到的；在這驚異之餘，我却不能不佩服我自己的立志的堅決——我原是，如你所知道的，什麼事都下不來決心的——

雖然在既走後自責走得太魯莽的情緒也間或嘗在我心中閃耀過。

你的在南京什麼部裏辦事的朋友密司張要介紹你去做事的一回事，在你既答應我不去後，本已成爲完全過去了的，可是那天你又情不自禁地對我說：

“你看，小村，南京——南京的那件事我去試試怎樣？”

“我看？你不是已答應過我不去了嗎？”可是在一轉念之下，我有些黯然，便消沉地接着說，“既要去，你就去吧。”

“我又沒有說我要去，我不過問問你——”

“不錯，我也不過答你的問。”

你沒有回答，沒有回答說你要去還是不去；隔了一回我就出了門。

我出了門就覺到了彷徨，不知要到什麼地方去才好，後見有一輛朝西開行的一路電車正

到站，我便無目的地跳了上去；車到盡頭，我又不能不走了下來。一下車我即聽得“兆豐花園——十個銅板！兆豐花園——十個銅板！”的叫聲，接着我看到在這樣叫的是那停在那裏的公共汽車的賣票人。我便去做了他的主顧，而結果隨了那車中的羣衆進了傑斯非而公園。

——悅意既這樣想去南京，大概對於這種生活也厭倦了吧。是的，要是稍微具有人性的，誰會不厭倦這種生活呢？這種須得挨着挨着才能過去的生活，這種說起來似乎衣食住……什麼都不欠缺，而實際上什麼都過得不痛不癢的生活，這種中華民國所特產的常樂的知足者所自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生活。

——不錯，她眼看我把能掙錢的事情放棄不幹而偏要過這種自以為清高其實比什麼都下作的所謂賣文生活是當然會不悅的。現在她自

已得到了一個地位我又不願意她去，彷彿她去了事會毀損我什麼似地。

——某偉人的不知幾夫人對那勸她對於她婚事宜深思熟慮的人所說的“*What should I do after my three sisters?*”真是透激之至的見解。其實她就不是爲了要追隨她的三位姊妹，也該那麼作的；你想，要是一個人有了錢，還有什麼辦不到的事呢？她可用它來購愛，她可用它來購慾，她可用它來購種種凡她所欲購的東西。

——我對於別的不敢自信，然而對於我的不會有錢却絕對能自信的，那末我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究竟？……

——我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呀！至於所謂愛，那祇是欺人的東西。



——要是沒有我，我確得定，她能得到一個比較有錢，或者甚至很有錢的男子；要是她到南京去作了事，那種男子就更容易得到，密司張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嗎？到那時她才可娛樂一切，享受一切……我爲什麼定要拖累她呢？離她而去不好嗎？……是的。離她而去，一定離她而去！

我那樣決定了心中甚是鬆快，我就在那鬆快的情緒中出了傑斯非而公園而到一個旅行社去購了一張當晚上天津的船票，而最後在昨天來到了這北京。可是不久我就要離開這裏，就是那信封上的寄信者的地址也是爲了郵局對於寄掛號信的一定要那樣的一個，不管是真的或是假的，我才隨意寫上的。至於離了這裏到什麼地方去，却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從上面我在傑斯非而公園中所想的看來，彷彿我的出走全是爲了顧全你，其實呢，自然，

大半還是爲了我自己。大概爲了在我這方面好像已沒有什麼問題；那時才只在你那方面着想的；後來既看到在你也以我的出走爲得時，我便驟然那樣決定了。

關於我們分手的事，我記得有一晚，想你總也記得吧，不知誰先醒了，便挑醒了別一個。不知怎地，在那晚的談話中，我竟說到了我們分手的事，你聽了便哭了。你一哭，我就沒有辦法——不，要是你只是哭泣，我倒好辦，或者只是倔強，我也好辦；我所怕的，你雖有時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樣子，有時却又泣泣啼啼，嬌柔可憐得動人——於是我只好來慰安你，撫愛你，關於分手的事便從此無形打消。

然而我對於你的大聲叫罵總是受不住，如用人不好，可以另雇，何必定要那麼去罵她呢？

而且你有時竟拖泥帶水地在罵用人的話語之上加着“都是”二字，可是除了你指名被罵的用人和在罵人的你自己以外只有我一個人，那末你這“都是”究竟按在什麼上面呢？我嘗想把此意責問你，然而我知道，要是我真問了，你會衝撞地說：“這不關你的事，我在罵用人！”於是我真想打，我想打了你以後，你一定會覺到受了侮辱而就此分手——我知道，要是再耽下去，我總有一天會這樣辦的。這其間，我只有一聽到你的大聲就出門的一法；一出門便又馬上覺到空虛，然而既出來了，又不願即刻回去，於是免不了去看看朋友們。

說到朋友，心中便有渺茫之感。你以為我與朋友們之間的感情非常濃厚，非常密切吧，正如朋友們以為你與我之間的情愛（想不到別的名稱，姑說是情愛吧）令人可羨一樣。唉，我就是這樣的一個虛偽者嗎！然而我總不願

把你與我之間的情形講給任何朋友聽；實在，不是我不願講，我可找不出一個能對他講講從我心之深處所發出來的話語的對手：要是我有這樣的一個對手呀，我也不至於如此苦悶，如此寂寞了！我同他談的，正如他同我談的，都是些東鱗西爪隨意雜湊的話，祇藉此來稍粉飾我那不得不過的灰頹的時間而已。有時我去，正碰到他在作什麼的時候，則心中更好像受到了壓迫。而且往往就在那無聊而乏味的談話進行的中間我便有這樣的感覺：不管它，多耽一回吧，反正這是末一次了，此後我再也不來了。此後我就真不去了嗎？要不是第二天就去，已算是我的堅決的異跡哩。你着，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在家想出門，出了門又想回家的不安定的動物！

我對於你第一件不滿意的事情就是你竊看

我的日記。我對你說過我並不是不給你看，只要你當了我的面看；你聽了總是笑笑不說什麼，好像是默認，可是隔不多久，却又在竊看了。你看了也就算了，却還要把其中所記的事實來做要挾的工具。後來我也給你麻煩夠了，心一橫把所有的日記都燒了，以為這至少可給你一個沉重的不快，可是你竟若無其事地，一言不語地儘看着我燒，因此，我不禁有些駭異。也許你是個強者，我終究這樣想。

至於關於雪影等的事，就是你不看我的日記，這些事的經過你也都知道的了，因為我從沒有一事瞞了你。然而你還是每看一次日記便爭吵一次，彷彿爭吵便是你的日常功課似地。而且，關於這，你已應許了諒解我的，不再提它也罷，可是你至今還是喋喋不休，真給了我不知多少痛苦。有一次在我被激怒了說“你肯諒解我的就諒解我，否則，你說怎麼樣就怎麼

樣”的時候，你又是哭，悅意，你叫我怎麼好呢？要是我，在既諒解你後，還會這樣不放鬆地苛責你的過去嗎？

後來你索性好了，有時竟把我所寫的小說之類的東西也當做日記看而同我更進步地爭吵着。可是每在我寫的時候，你却冷淡到了極點，忽略到了極點，從來不來要我一篇去看——從當時的沒有爭吵看來，我相信，你也並沒竊看過它們；在印刷的時候，你也從不問起關於它們出版的日期。然而只要等到一出版，你便援據引典地從中搜出我的‘日記’來，於是，不管我怎樣分辨，你總是大吵大鬧着，好像即使我立刻把它們毀了版，也不能滿足你的心意似地。

雖然，悅意，上面的有許多話，只是爲了寫動了頭才順流地滑下來的，其實在我現在的

心境中沒有一絲對你的憾意，對我自己也沒有，  
我只想冷靜地看看我自己的究竟。

臨了，我還想勸你一句話：你現在正當青春，真是花正好，月正圓的時候，萬請別辜負了它才好；至於我，我也期待着不辜負我的。

Adieu!

(二九，七，一九二九)





## 兩杯珈琲

甲和乙在安琪兒 珈琲室中。

.....

.....

乙 你既然依舊不肯把那所以告訴我，說句無賴的話，你剛才爲什麼又要拉我到這裏來呢？

甲 這，本來並不是爲你，祇是爲了我自己。

乙 你就這樣自私嗎？

甲 似乎可不用這樣大驚小怪。——密斯——  
——密斯——

乙 密斯王。

甲 密斯王，請再來兩杯咖啡。

乙 然而我不信你竟這樣自私。

甲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

乙 可是？

甲 可是‘自私’是並不以一個人的信或不信為轉移的——我不只指我一個人，誰都一樣。

乙 你不是意思在說我也自私嗎？

甲 諱言是無用的。

乙 拿證據來。

甲 你好像沒有了解我。

乙 沒有了解你？

甲 沒有，我敢說。 你要知道，我所說的自私，雖不能一定說是美德，然而至少也並不像一般人所以為的那麼壞。

乙 這樣的嗎。

甲 是的；要是沒有自私，根本就沒有宇宙，沒有人類，自然更沒有你和我了，因為上帝的所以會創造這一切只是根於他的自私。

乙 你在講神學？

甲 這是神學嗎？好，我就講‘人學’。

乙 人學又怎講？

甲 人學嗎？——謝謝你，密斯王。你要糖嗎，乙？

乙 我自己來。

甲 這珈琲的確不錯。

乙 密斯王也可以。

甲 我也有同感。

乙 她真是個‘安琪兒’。

甲 哦，真是個安琪兒。

乙 可是講下去呀。

甲 講什麼？

乙 講什麼人學啊。

乙 哦，人學，我說，人學，就是這樣：  
孩子們的被創造全然沒有受他們的主造者的預  
先的設計，而，正如上帝的創造萬物一樣，也  
只是根於他們的自私。

乙 我不要聽你的這種妙論——還是講講  
你自己的自私吧。

甲 我自己的自私？

乙 你不是說你的所以要我到這裏來是出  
於你的自私嗎？

甲 哦，你記心真好。 不錯，因為我覺  
得空虛，須要個把人，才來找了你了；因為這里  
有你所說的還可以的密斯王，才又到了這裏來。

乙 老實說，你對於密斯王的見解怎樣？

甲 你已着了她的迷吧？

乙 不，只是………你且先回答了我看。

甲 我愛她的一對眼睛，因為它們很像騷  
麗紅的。

乙 什麼麗紅？她又是誰？

甲 哦，我說，我只是說，她的一對眼睛  
很迷人。

乙 不，我要你告訴我什麼麗紅。

甲 你這人總愛尋根究底。

乙 只要你知道就好。

甲 騷，馬字旁一個——

乙 哦，我知道了。好香豔的一個名字  
呀！她是誰？

甲 一個唱戲的。

乙 在什麼地方？

甲 N 城。

乙 哦，就是那你去過又這樣快離開的地  
方。

甲 是的。

乙 你本預定了至少要去一個學期的，究  
竟爲什麼這樣快就離開了 N 城？

甲 你又回到了老問題。

乙 這才是言歸正傳哩。

甲 本來講講也可以，而且甚至很想把它對你講講的時間也有過，只是你儘釘着問，倒使我覺得有些奇貨可居了。

乙 對咧，爲了你要故意居奇，我才這樣釘着問的；本來，你的事總是你的，我何苦

——  
甲 好，我講就是。可是從什麼地方講起呢？

乙 從 Once upon a time 講起。

甲 唔，我看還是從我到了 N 城以後講起吧。我到的時候，丙已把我的鐘點排就，而且課也已開了兩天了。我每星期二十點鐘，並不很忙；其實我倒甯可忙些的，免得依舊天天要爲怎麼消磨我的時間來煩擾着自己。

我們的一間校外宿舍一起住着七八個人，

其中除了丙以外我都是初見。課餘的唯一消遣可以說就是打馬將，我也勉強打了兩次。

然而我是不喜歡打馬將的，你知道，因為我覺得它太是命運的，不能從中得到多量的刺激；而且一打至少就是八圈，我却至多只有打兩圈的精神——與其打馬將，我是寧願打不專憑命運的撲克的。第三次我拒絕了。嗣後要是丙沒有入局還好，還可有一個人談談，否則我就只有獨自悶坐。現在我相信，所謂轉換轉換空氣，也是枉然的，自欺的，事情，因為什麼地方的‘空氣’都是一樣。

一天，丙又入局了，而且他問都不問我一聲。其實，我知道，即使問了我，我也不會去打的。可是，由於他的不問，我心中起了一種要報復誰似的情緒，便重復穿上了那已卸下了的衣服，不知所之地出了門。

N城雖說是K省的省城，設備却還不如江蘇

的一個小城：電燈是暗的，水是黃的，街道是崎嶇的，除了偶或見一二架轎子以外又沒有代步的東西。至於公衆的娛樂地方那更說不到了，要末只有鴉片室和番攤館，那內戰的軍費所由出的兩個寶藏。

雖然，那地方也有兩家戲館，一家唱桂林戲，一家唱廣東戲。我既出來了，總得到一個地方去，便找到了那個廣東戲館。所謂戲館，只是一個用蘆席蓋起的所在。可是辦法却很好，是對號入座的，沒有像上海戲館的種種麻煩。位子是以風花雪月什麼排下去的，我的是月字，就是第四排，十二號。台已開了，我被領到了我的位子後，見台上那值台的正在換桌帷，一看上面繡着燦爛奪目的“騷麗紅”三字——

乙 哦，騷麗紅！

甲 正如引起你的注意一樣，它也引起了



我的注意；雖然我知道廣東人有以“阿騷”爲乳名的，騷的如此堂堂地被採用着我却還未之前聞。於是我息心靜氣地等着那豔膩的名字的所有者的顯現。不一回，她出台了。她確可無愧於它，我向你擔保。

乙 你的眼光自然不會錯。

甲 說也奇怪，她出台後的她的視線老是向着我這方射來；我自然不敢相信她是在瞞我，我便望我前後左右的人，却又見不到一個似可接受她那種青睞的人物。在這樣射來的視線儘擴增起來的時候，我的心逐漸起了反應，終究我剝着紅瓜子的手也停止了。

雖然她未見得就是‘落花’，我却決不是‘流水’，因此第二天的午時我就親自去預購了那當晚的月字十二號的票——我本可購雪字的，或者甚至花字的位子，只是爲了或種許含神祕意味的原由，我依舊購了那原位。這晚騷

麗紅從台上習慣地望過來的時候，見我又在那裏似乎怔了一怔，而接着把那趕速地移了去的眼光又趕速地移了過來，由此我竟有些陶然了。

此後我接連去看，而且都購的是月字十二號的票。漸漸地在注意我的不只騷麗紅了。我的被注意，在那少見多怪的N城，說來似乎也並不希奇，因為在看戲的大都是些穿中山裝的‘同志’們，穿長幾及膝的短衫的——N城是沒有穿長衫的——先生們，穿紅紅綠綠的從旗袍到衫袴的太太小姐們，却幾乎看不到別一個穿西裝的——即使偶或有一兩個，也是出之做中山裝者之手，看上去總覺得有什麼不妥貼的地方，令人生不快之感。再則，我的接連坐着原位也有引人注意的可能。

在這些別的注意我的人的中間，我也注意到一個人，就是那位值台的先生。——我們還叫些什麼吧，密斯王已來望了兩次哩。

乙 別多心——我們是熟的。

甲 不錯，‘你們’是熟的。

乙 別打岔，還是請繼續講下去。

甲 那位值台的先生——他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兩太陽穴貼着鳳姐兒所慣貼的黑色的兩小方方塊。他常在嬌柔地整理着他的黑香雲紗或白紡綢的衫袴，也常在斌媚地掠着他那披到前額來的頭髮。有時他搶着人家嘴上的紙煙而作勢地奔避着，其實人家却沒有追他的意思；有時他又沉思地含情地側坐着。

乙 不是正合你的胃口嗎？

甲 ‘別打岔’！

乙 從此你雙方並進呢，還是竟舍彼就此？

甲 你真是個無賴。說到進，我正是欲進無門。我想求助於丙；他是已到了N城兩年的，你知道，當地的情形自然比較熟悉，或者有什麼路道也未可知。可是我總不願意真

這樣辦，好像我在祕密企圖着什麼，在成功的以前不願把它洩漏出來，徒惹人笑——雖然他也問過我“總有什麼追求吧，你這樣天天去？”他確是還不知道的；而且也沒有別一個人知道，除了當事者以外。

大約已過了四五天了吧，一天早晨我在一家廣東酒樓喝茶。正在我鑑賞着N城的特產：小頭細腿的男子們和厚嘴唇的女子們的時候，見走進了那位值台的先生，東張西望地好像在找人。

乙 你的心跳得很急了吧？

甲 不錯，我無須隱瞞，我的心確是跳得很急，只是並不是你的意思。他一見我，想招呼，可是終究收回了他那射向我的視線而動情地走了過去。他走過了，我想我可不可以從他着手，接着便自己決定了“可”，所以在他找不到人，回出來的時候，我便順了，其實

是逆了，自己的意思站了起來；他也像素識似地應了我的迎候。

在入坐的以前，他問了我的尊姓大名；在玉省，答這種問彷彿是一個人的應盡的義務；何況這次又是我自己去招他來的呢？我便答了他；他也告訴了我他的，他叫劉桂南。

“甲先生貴省？”劉桂南看我的樣子大概就猜我不會是玉省人，現在聽了我的口音知道我甚至也不是廣東人，於是這作了他坐定後的第一個問題。他說的是夾廣東音的普通話，這我能聽得懂，他也能聽懂我的。我答了他後，他接着微笑地問道：

“甲先生你大約來了不久吧，倒能聽廣東戲？”

“聽不大明白，”我承認。

“聽不大明白？你却已接連聽了好多天呢！”他笑了—笑又似驚奇又似譏諷似地說。

“因為沒有什麼別的地方可去的，隨便到那里去坐坐，”我還沒有直捷地說出本意來的勇氣。

“是這樣的嗎？劃一，你看騷麗紅姑娘怎樣？”他似乎在得意地表示着他不是好欺的。

於是我們的談話便集中在騷麗紅的身上了。終究，他答應領我去看她。

騷麗紅住在N飯店，離那家酒樓不遠；我們到的時候，她才在起身。

名字雖然叫得堂皇，而且這在N城也的確是最高等的了，這家所謂飯店還不如上海的三四等旅館。騷麗紅所住的一間只有一張很平常的木床，床前放着一張桌子，其餘箱箱籠籠堆得甚是擁擠。人除了她自己之外還有一個十二三歲的‘買仔’。

劉桂南並不正式把我介紹給她，只是在對她嘖哩咕嚕地說些什麼。在他說的時候，騷

麗紅笑望着我；說完了，她便對我說：

“哦，甲先生，請裏面坐。”

她說的也是夾廣東音的普通話。她穿的一身黑拷紗衫袴，赤足穿着一雙棗紅絲絨的拖鞋。頭髮還沒有剪去，蓬鬆地打着一條辮子。雖才起身，一對眼睛依舊像沒有睡醒似的。她常喜歡把兩手反接在那頭略側着的頸後。

乙 我能想像到那是一位多麼迷人的尤物。

甲 劉桂南還不走，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就說請他們吃飯。騷麗紅說，“不，就在我這裏吃便飯，”她便關照添了兩客。飯後，大概爲快開台了吧——不像上海，N的戲館是天天有日戲的——劉桂南先走了。

“你今天月字十二號的票已買好了沒有？”騷麗紅打趣似地問道——劉桂南走後她也似覺得輕鬆得多了。

“我昨天就買好了，”我說着從口袋中把它取了出來給她看。 是的，現在我每在隔宿便買好了翌日的票，免得當天多跑一趟路。

“你喜歡聽誰的戲，竟這樣每晚去？”她不解似地問道。

“還不是你的，騷姑娘？”我反詰着。

“怪難聽的，騷……”她說時用一只袖口按住了她的嘴笑着。

“那末麗紅姑娘好不好？”我說。

“你真正地喜歡聽我的戲嗎？我可不信，”她搖着頭說。

“你不信？ 哦，你不信得也對，因為雖然我也喜歡聽你的戲，却更喜歡看你的人，尤其你那對眼睛，”我說時不覺用手指了指那我所說到的。

“你怎麼不同你太太一起去看戲呢？”她似乎在為我的‘太太’不平。



“我太太？要是我有太太，也許我不會每晚上劇場了，”我老實說。

“你住在那裏？”她問道。

“M橋，”我答道。

“不是離戲館很遠嗎？”她驚異着。

“是的，很遠——我也想住到這裏來，”我說時望了望她的面色，便接着說道：“只不知這裏有空屋沒有？”

“大概有的吧。美香，”她旋回去對那女孩說，“你去問茶房睇有空屋冇。”

那天下午的兩課真不容易過去；直盼到天黑即趕到了那戲館去。到了，見幾乎一個看客都還沒有，於是便想起了要八點鐘才開台。——你笑吧；在你固有可笑的理由的；別說你，就是我自己現在也覺得當時的好笑；可是在那時我竟會那樣糊塗來。——既領悟到了這，我便折到我的旅館，自然也可說是騷麗紅

的旅館，去；到門前，正見她在出來。

“哦，騷，哦，麗紅姑娘！”我驚呼道。

接着我告訴她我已去了戲館來，她聽了也是笑，並說：“這樣早去，幹嗎？”

她沒有要我陪她去，我也不便自請。她走了，我只好到我房中去坐了一回。

那晚的戲，我自然更沒有心緒看，而且，更討厭的，劉桂南常似含意義地從台上望着我微笑。

乙 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竟討厭起媒公來了。

甲 戲一完，我就回到了旅館。隔不久，騷麗紅來了；又隔不久，劉桂南也來了——原來他想那晚我一定會去看騷麗紅的，便也追了去；到了，便從美香得知了那我所另開的房間。他是直衝進來的，門又開得那麼用力，我們不免一驚，而望到他的面孔又見他似有不愉

之色。於是接着來的是沉默。終究打破那沉默的還是這做主人的我。

“啊，你來了，請坐，”我對劉桂南說。

他自己從檯上取了一支紙煙抽着，而他那火柴的“擦”的一聲却寬弛了房中不少的緊張。雜亂地談了一回，騷麗紅說很倦，先告辭走了。那我希望他早走一步好一步的劉桂南却似很有精神的樣子，東一言西一語地只不肯走。現在見騷麗紅也給他逼走了，我心中更是氣他，因此不大去答他的話。然而他却並不覺到掃興，依舊不停地閒扯着。

後來，在欲言又止了一回，終究抽足了一口紙煙後，他說道：

“你一個人不嫌冷靜嗎？”

那句話似乎對我很熟識，我隨即想起了那是旅館的茶房們所常對我說的話，因此我想他也許還有什麼別的路道。可是我沒有領受它

的好意，便說：

“哦，也慣了。”

那時他在弄那床上的磁枕，聽到了我的話便側過頭斜過眼來說：“我陪你睡不好嗎？”他說時的那對斜視來的眼睛真含着無限的神祕。

乙 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甲 要是你，真是得其所哉了；可是我，却沒有那種雅量。所以我對他說：

“多謝了——我睡慣一個人的，這裏又沒有別的床。”

被拒絕後，他很是氣憤，一句話不說就走了。幾乎他一走出，騷麗紅就走了進來。見到我有些惶惑，她便解釋說她叫美香看好的：等劉桂南一走她就來了。

她便在我的房中耽着。她還告訴我她是從廣州來的，到N城搭一個月，是她丈夫的姊妹黃金仔，一個已搭了該班三四個月的唱小生。

的坤角，介紹的。劉桂南便是黃金仔的什麼親戚。因為那戲班所住的旅館中她抵N城時沒有空屋，而且也貪清靜些，她便獨自住在N飯店。她同她丈夫結婚後，那還是第一次的別離。她丈夫在廣州搭班；因為黃金仔的電報催得急，不等到她丈夫的合同期滿，她便先走了。她還有一個兩歲的小孩，她很愛他，說悔沒有把他帶在一起。可是在天將明的以前，她回到了她自己的房中去。

在早晨十點鐘光景，我睡得正濃，給碰門聲鬧醒了；起來一看見是美香。她說她的主人要我馬上去。我去了，騷麗紅告訴我剛才黃金仔來過的，說聽她的口氣好像已知道了騷麗紅昨晚的事。她還說這大概是劉桂南從中搞的鬼。她的樣子很有些急。我請她一起來上海，她又捨不得她的兒子。末了她說，“等等再商量。”

在我課畢回到旅館的時候，美香送來了一個條子：“我要愛你，不過我不能愛你；請你也不要愛我。”我看了即到騷麗紅的房間去，可是美香說她來了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去看戲。待約莫戲已畢，騷麗紅已來後，我去看她，可是她還沒有回來。待第二次再去時，那出來應門的是騷麗紅自己。她說黃金仔在她的房中，請我不要進去，隱約可從她那迷人的眼中看到淚痕。我便退走了。第二天早晨正在我想再去看她的時候，美香又送來了一個條子。“請不要來看我。若然你肯保全我，請你離開這裏。”

我知道，就是我去看她也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她的胆既這樣小，又那麼愛她的兒子，因此我如了她的請，沒有去看她。

而且雖然她所說的“這裏”大概是指的N飯店，可是我却沒有再就在N城的寬容。我

便離開了那裏。

這就是我所以這樣快就離開了N城。

乙 哦，原來如此。

甲 不錯，本來沒有什麼。——啊，密斯王，請來一杯白蘭地。乙，你要不要？

(二〇，一一，一九二九)





## 逍遙遊

這是個明媚的初夏的傍晚，葉有融照例在茶山公園喝茶——在那逍遙遊的小小的露台上。這天他又看到了那全國婦女協會的委員，那揚子通信社的社長，那‘首都之花’，郭碧君；而且是獨自來的，一個‘扈從’都沒有，有融本來只看她做一朵‘花’，祇想賞鑑，並沒有要採摘的意思。然而自從那天聽得了他一個熟人的話後，他的意思却轉變了。

毛琴川，那熟人，是金陵日報的副刊編輯。那天他和葉有融一起在逍遙遊喝茶，適見郭碧君同了三四個青年在露台下走過，毛琴川便同她照呼了。

“哦，你認識她，”有融驚異似地說。

琴川喝了一口茶，瞟了有融一眼，說：“要我把她介紹給你嗎？只要你請吃一餐飯，我就叫她來。”

聽到了那種得意的，而且有些不遜的口氣，有融自責話說得太隨便了。“請不必費心，”他幾乎用了同樣的口氣答道；“即使要認識她，我也會自己來。”

這天還是葉有融轉變意思後的第一次見到郭碧君。他正在想怎樣把自己去介紹給她——

“葉老爺！”

他轉過頭來一看是小鳳，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

“葉老爺，花寶玉要你去，”小鳳走來拉了他就走。

有融走下台階，見那里在兩張拚放着的方桌的周圍坐着花寶玉，大鳳——小鳳的姊姊。

——等六七個人。

“你怎麼一次都不到我那裏去，”花寶玉見有融坐定了便這樣責問他。

“我昨天也還想來哩，可是把你的號頭忘卻了。”

“誰信！誰不知你捧角都捧不過來，還會想到來看我！”

“捧角？”

“不是嗎？你不是夜夜上松風閣去嗎？”

“上松風閣，不錯；捧角，却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不知誰在孝子順孫般捧呂笑儂？算了，沒有就沒有，誰耐煩來同你爭辨？”

“好了好了——你們叫過點心沒有？”

“有什麼可吃的呢，”花寶玉還似有些憾意。

“小籠饅頭還不錯。”

在花寶玉和葉有融說話的時候，其餘的人

並沒加入，只在彼此微笑，彼此耳語；現在聽得了叫點心，才“不要，不要，”地同時講起來了，而那已說了沒有什麼可吃的花寶玉却反在向她們勸進着。

吃了點心後，花寶玉向有融說：“老葉，我們要照相。”

“很好；這裏有照相的人。”

彷彿下了動員令似地，她們都打開了粉盒在粉着面，更其鼻端。

“老葉，你也來，”在她們排列的時候，花寶玉忽然叫道。

“你們照好了；我不照。”

“不要，你也來。”

“你們這樣照不好嗎——清一色的小姐們。”

“不要；你不來，我們也不照了，”好像她們的照相是出於有融的主動；有融呢，也好像

怕她們真不照，就不自主地走了過去。

正在葉有融坐上假山石的時候，郭碧君又走過了；他見到她在笑着蔑視的笑。他却並不怎樣感到被蔑視，只想跳下來，走前去，去探索着她笑的究竟。可是他想雖這樣想，並沒真跳下來，只望了望花寶玉，而見到她也在笑着蔑視的笑。

“那種女人連我們姑娘都不如：時常吊着一羣一羣的男人。不要臉的，還要笑人家！”相照好了，花寶玉走近有融身旁，又像在自言自語，又像在罵給他聽。

他不作聲。

“你今晚總好上我那兒去了？”花寶玉凝視着有融問道。

“唔。”

“幾點鐘？”

“唔。”

“問你幾點鐘去，怎麼‘唔’？”

“哦，我還有一些事。”

“不去就不去，何苦扯慌！”

“我來是來的，只是怕遲一些——十一點鐘，好吧？”

花寶玉本來也住在葉有融所住的溫泉別墅，才在三四天前搬到了釣魚巷去。搬去了，有融還沒有去過，因為他以爲在既思獲得而還沒有獲得碧君的以前，到花寶玉那裏去祇是個無可奈何而聊以自解的辦法。這對他彷彿是個冷嘲。然而他又不信自己竟是這樣，所以他已決定了在他的欲未被飽足以前他決不再到花寶玉那裏去。現在見她逼得緊，他便這樣含糊地答應了她。可是他一路在想的，只是怎樣去看郭碧君。因此他一離了花寶玉們，就跳上了一輛車子，說了揚子通信社的地址。

到了，在他問郭碧君的時候，郭碧君自己

顯現了。

“啊，Mr. 葉，是你嗎！”她驚呼道。

“不錯，Miss 郭，是我，”雖然他並沒有想到竟會這樣地無阻，却也並不怎樣驚異於她的直入。

“多 romantic 呀，你們剛才的照相！”

“是嗎？”

“你怎麼不同她們在一起？”

“她們有她們的事情去了。”

“你呢？”

“我也有我的。”

“你有什麼事呢？”

“就是來看你。”

“對咧，你不是早就想來看我的嗎，怎麼到了今天才來？”

“因為我今天才受到了你的蔑視。”

“受到了我的蔑視？”

“你剛才在公園中不是蔑視地笑着嗎？”

“我笑的嗎？我可自己都沒有覺到呢。”

“好危險呀，那自己也沒有覺到的笑。”

“誰危險：笑者呢，還是被笑者？”

“不是笑者，就是被笑者；也許兩者都是？”

有融微笑着。

“那末，你來看我，倒不危險了嗎？”碧君也微笑着。

“然而我並沒有說我怕危險。”

“就在這裏怪悶的，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好嗎？”

“人世間不再有比這更好的事情了，我相信。”

他們到了一枝春。闢了沿秦淮河的一室，點了菜後，碧君說：

“真的，你怎麼到了今天才來看我？”

“可是你怎麼知道我早就想來看你呢？”



“我怎能不知道呢，有了你那對洩漏祕密的眼睛？我還知道那天你在同琴川談論我，不是嗎？”

“你真太厲害了。——你同Mr.毛很熟吧，”有融聽碧君把“琴川”二字說得太流利了，便故意稱着Mr.毛。

“至少沒有要稱Mr.毛那麼生分，”柔軟地笑着。

“碧君！”

“可教的稚子。”

“碧君，在你的面前，我真成了一個‘稚子’了，”說時已站在她的椅後，在撫摩着她的頭髮。

“你却有那樣多的姑娘呢，”她朝上了頭說。

那裏是‘我的’。”

“你做的是誰？”

“花寶玉。”

“就只她一個嗎？”

“就只她一個。”

“‘我們’叫她來？”

“不要了。”

“你怕她？好，我來叫，”站起來到另一張桌上去取了一張局票和一支筆。

有融也隨着走去取了一張請客票。“就用這個寫吧，”她從碧君那裏取過筆來寫了。

已上了兩個菜，到又上了兩個菜的時候，花寶玉來了。她揭簾看到了郭碧君想退出去，可是已給葉有融叫住了。

“阿七，這位郭小姐很想見見你，所以她特地要我請了你來，”他說。

花寶玉已坐上了她的椅子，一副杯筷也已添了來，有融便給她斟了一杯酒。

“哦，剛才所見到的幾位中最漂亮的一位，”

碧君恭維着。“葉先生說七小姐的‘青衣’唱得很好，未知可以領教一個嗎？”

“今天嗓子不好，不能唱了，很是抱歉，”花寶玉無表情地說。

“真可惜，”碧君這樣說了，只是喝酒吃菜不再說話。

花寶玉坐了一回就站了起來，而彷彿對自己似地說，“我還有幾個局要轉，先走了；請你們兩位多坐一回吧。”走到門前，她又旋回頭來對有融說，“你別忘了剛才的約。”

“什麼約，竟這樣地叮嚀着？”幾乎花寶玉出去的簾子還沒放下，碧君便問道。

“這，她要我明天陪她去看電影。”

“明天？哦，多遙遠呀！”

“碧君，你太可愛了。”

“我真聽厭了那一類的‘話’。”

“討厭的碧君，”他把他的椅子退後了一些，

拉了碧君來靠自己而順勢用他的兩手抱在她的胸前。

“怎樣，有融？”她的兩只眼睛更是探問的。

有融的頭低下去輕輕答道：“然而，碧君，‘我們’所有的是‘今天’。”

(一三，一二，一九二九)

## 春 似 的 秋

一

斯濱先生：

前日自法蘭西公園拾得此書，今敬郵奉。

白露仙。

二

斯濱先生：

剛才接到了祇這樣淡淡寫着“承寄遺書，衷心感謝”的來信後，心中竟浮湧着一種被侮辱了似的感覺。可是現在我心平靜了，心平靜了，就覺得剛才的那種感覺為可笑，為癡愚。雖

然，我也想寫寫我所以會引起這樣可笑，這樣癡愚的感覺來的經過。——這本來無需告訴先生的，只是我既想寫了又止不住不寫，所以顧不到先生的曠時與厭惡，我終究這樣寫下去了。

那天想去領略領略那才來不久而又快要別離的秋的‘秋’味，我獨自到了法蘭西公園去。可是很失望，秋並不在那里，在那里的却好像是春，因此我走了半轉，就想出園。然而我並沒有真地就出來，依舊忐忑地在那里徘徊着，彷彿在期待着我那已被秋揮之門外的心或會與那像似的春稍稍融洽以慰己，並以激秋。

我走近池畔，見那遠遠的已着了金色的草坪上有一塊在那早已西斜的日光下反映着碧色的東西，我便不由地走了過去。走去一看，原來那是一本自己裝釘的綠絹面的書。我不遲疑地翻開了它，見是一本原稿；再一看，才知是一本詩的原稿。這時從書中掉了一封信出來，

受信人是“居斯濱”，我想這便是這書的主人了。

我隨手把信夾在書中，而就從那一頁瞥到了一個題做“致秋”的標題。我便止不住看了。看了，一首繼一首地直看到了末頁，於是重翻到第一頁來看，而又一口氣看到了“致秋”。

我這樣地把這書中所有的詩全看了一遍後，心中若有所得地，又似若有所失地，彷徨着。

我依舊坐在草上，不想站起來。

我在想國內的新詩集我所知道的我都買了，却沒有一本的作者是居斯濱，而且在我所看到的雜誌中也似未嘗見過一首居斯濱所作的詩；在它方面呢，我從沒看到像這些一樣深入，一樣感人，一樣美麗，一樣誘惑，的詩過。這樣的好詩不被刊印，還是沒有出版的地方呢，還是出於作者的自私？或者甚至是出於作者的瞧不起人？啊，一個對於詩的愛好者的不可補救的損失！

我在從那書的裝釘的精緻，繕寫的秀麗，詩的本身以及不出版等等推想作者——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在我把你幻想成了一個怎樣的人物後，我想即時把那詩集親自送回給你，以便印證我那乾枯了的想像究竟已乾枯到怎樣的程度。可是我出了園門，見天色已晚，而你所住的地方離我所住的又很遠，終於我遲疑了一回便直接回到了我自己家裏來。回到了家裏我又隨手翻着你的詩集，而被翻到的老是那封信。那很平常的白色的西信封，加上那很顯然出之於女子的手筆，我不信對我竟有那樣大的誘惑力——我裝作不在意地把它翻過了幾次後，終於（請恕我的無禮）我抽出了那信箋看了。

“親愛的濱哥：”

“也許是封情書哩，”我看了心中想。我看完了才知是封你夫人（我可以這樣說嗎？）



給你的信。她報告了你她和她的，不，該說你們的，孩子的安好後，很切心地問你的近狀，問你怎麼久不復信。從她的言辭中看得出她怎樣希冀你回去一次，雖然在她的字面上的急切的要求祇要你迅速地給她一個簡短的回音。

“哦，詩人的行徑！”我同情了你的夫人，便不覺對你有些微辭。“算了，我可不去看這種詩人，”我便這樣定當了郵寄那詩集。

過了一回，我坐在桌邊，又看到了那本書。“我把它騰下來，把所騰下的寄去，看他怎麼樣？”這好奇的提議被自己採納了；待天已快明的時候我才把它騰完。可是睡了一回後，那已被自己採納了的提議又被自己否決了。經過了幾次的推敲，我才決定寫了那短短的條子附在那原書中寄給了你。寄出後，怕你來撲個空，我不大出門。——這原是個可笑的想法，不是嗎？

好，來了，終於，你的信，而這已被仔細地看過了。

未了，請你原諒我這無需這樣嚙嚙的嚙嚙。

露仙。

### 三

斯賓先生：

是的，我知道，在上信中我並沒請你寫回信，然而我的所以會有什麼未成遂的心情，在我再三地探究之後；我似乎覺得這是出於沒有收得你的信。不錯，這是可笑的。

要是你收到了我寄給你的那書後，你稍稍表示了你自己的喜悅，以及對我的好意的領受，或者你接得了我第二封信後來一封相當的回信，我相信這事會完全成爲過去了的，我決不會再寫這封信。現在，不知是出於不甘屈服

於你的傲岸呢，還是出於給自己的莫名其妙的  
心情的調弄，我還要寫寫我上信所未盡的意思，  
雖然我生性並不好寫信，而且我也並不怎樣所  
謂romantic。

你所收到的那第一封信雖只呈着這樣的寥寥  
寥寥數字，其實我嘗起了一個很長的初稿來的。  
在那初稿中，我盡情地把我對於那些詩的愛好的  
熱忱細述了出來，並引了好幾首原詩而伸以  
我推崇的所以。然而結果我只寄了那改了又  
改的那一封。在署名的時候又嘗大費了我的  
斟酌來。要知道我現在在用的名字是白鶴年  
——我的採用此名祇是一時的興會，當然沒有  
希冀多活幾年的意思，而且我以為，實在，一個  
女子只要活三十歲，至多三十五歲，就夠了，  
要是她真已‘活’過了的話——而這却似乎不能  
把我要你知道我是一個女子的本意傳達出來。  
我也想在我的名字下，如一般的‘女作家’所

用的，繼以“女士”二字，然而我是素來討厭這女士二字的，因此也不願意用。末了我才重用了那我嫌它太是女性的而早已把它丟了的“露仙”。想不到爲了太是女性的而被丟棄了的它現在正因爲太是女性的而重被採用着。

自那信寄出後，我只是好奇地，無目的地，不可捉摸地盼望你來。所以我只收到了你那封簡短的信，我不覺由失望而氣憤了，更氣憤的是你竟稱我做“露仙‘先生’”——這時我倒又甯可被稱做我所嫌棄了的女士了（“終究是女子的心理！”你也許會這樣說）。在氣憤之餘，我蔑視你，並蔑視我自己。然而接着我又想那封這樣簡短的信也許也是一封長信的反影吧，於是我又寫了那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去後，我的期待心並沒有像第一封信去後的那麼急切，可是在真收不到你隻字後，我的性情却又隨之起了變化，而又開始來寫這第三封信了。

然而，現在，寫到這裏的現在，我的在初寫這信時所起了的變化的性情又起了變化了：我一些也不再想收到你的回信，我只想自己寫，如其要寫的話，甚至你看不看這信，我都不在乎，我只當你是我的一個 chum，我有什麼要對他說的話就不顧忌地對他說說。

雖然你不寫信，我想你也在想像，正如我嘗想像過你一樣，我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吧？好，讓我約略來介紹自己一下。我是一個出嫁過了而且死了丈夫的女子。我的家鄉是S城。由於丈夫的死，我被大部分的親戚們罵做“迷人婦”，“狐狸精”，說我不識廉恥地只是同丈夫‘要好’，要是丈夫還在，我倒很樂於任受那種名稱的；現在既已失去了那‘要好’的對手，我却不甘再忍受那種侮辱，便離棄了所有的罵者而獨自來到了上海。因為隨帶的錢有限，我嘗應了聘請廣告的徵在當家庭教師，時間是

除星期六日外每日下午二到四時。

在上海，我有親戚，我也有同學，然而我一個都沒有去拜訪過。這樣的清靜生活似乎對我很是適合，我只期它的不會被攪擾，至少暫時是這樣地期待着。

這樣寫了，你也許要想我不是太孤獨了嗎？可是不，我實在並不孤獨，除了回到我住的地方常有一個很好頑的二房東的大約五歲的孩子來陪着我頑以外，在街上我也常有或一男子來陪着我走。就如今天我從教書的地方出來，走了不遠，我就覺到後面有一個男子在釘着我走。我便故意遲緩地，閒散地沿靜安寺路朝東彳亍着，他呢，幾乎用了同樣的態度與步伐緊跟在離我一呎至二呎之間的後面。他一逕不說話，直到將近拋球場時，他才逼緊一步，湊近我的耳邊說：“到沙利文去坐坐如何？”我像沒有聽得似地依舊向前彳亍着。抵了黃浦江

邊，他又說：“密斯的足力真好。”這時我對他看了一眼，彷彿說“竟有像你這樣冒失的人！”其實我心裏並不這樣想，我想的是：“我又要從南京路走回去了，要是你再跟我到沙利文門前，我就同你到裏面去‘坐坐’。這是我應用的我對乞兒的辦法。我絕對不給乞兒一個錢。有時我却私自想要是那乞兒跟我到二丈或三丈遠的某店門前我就給他一塊錢，可是我這一塊錢只不肯從我的口袋跑出去，因為從沒有一個乞兒嘗跟到那我所擬定的目的地過。現在那個釘者，正如乞兒一樣，只是靠着黃浦江邊的欄杆站着，呆望着我向那上海最繁華的街走去，而兩足生了根似他一步都不移動。

關於這一類釘的故事我有很多，有趣的討厭的都有。其中有一樁最有趣的自己想到了也會好笑。一天我在一家電影院中，我漸漸覺到坐在我右邊的那位公子哥兒似的先生在學我

的動作，我便氣得連吃了五六塊“Hazelwood”，而末了買的一塊我買了就向地上一丟，可是那位先生的動作簡直可說就是我自己的影兒的。於是我不願意等電影看了，我即起身離開了電影院。一出門，我就穿過了舖道，而那位緊隨着我出來的先生走到路中的時候給在那里所碰到的另一位大約是他的朋友不問情由地向那電影院拖了去。不知還是那位朋友不放他走呢，還是他追蹤不到我，那天我沒有再見到他。過了幾天在路上又碰到了，那位先生和我。走了幾條街後，見到他的毅力很不差，我不想再走下去，我便走進了一間飲食店。他坐在我的鄰桌。他所叫的品名，不用說，就是我所叫了的。對於這我知道他決不會退讓的，我便不同他這樣爭持下去。吃到中間我到電話室去叫了一輛街車，這他是無從釘起的，你知道。我聽得了那催人的吱吱聲，我便付了



賤出去；待他出來時，我已在上那街車了。那時左近又沒有別的街車可叫，於是他只有悵然而惘然地默受着那被遺棄在人行道上的賜與。可是好像他有什麼法術似地，在第二天他又見到了我。這時我已有一個預想好了的對付他的方法，我便自若地走到了一個女浴室。我很得意，不息地在慶祝着自己的第二次的勝利。那知我出浴室不久，那位先生又在我身邊了。原來他在那浴室對門的一家西餐室內守着我，見我出來就隨了來。

“怎麼你老是釘着我？”我站住了旋回去責問他。

“爲什麼我不能老是釘着你？”他竟以這樣的問句反詰着。

我還有許多的瑣屑事想對你說，可是時間已不早，還是待之明天吧。

露仙。

#### 四

斯濱先生：

若不是我給你的每一封信都是掛號寄，我該以為每一封信都已被遺失了。

這星期六我不想出門，所以在那天我也許能寫一封長信給你哩。

露仙。

#### 五

斯濱先生：

雖然沒有寫長信給你，昨天我的確如我已對你說了的沒有出門。

今天清晨醒來，自己儘量地嘲笑了一頓自己；嘲笑的結果，我定奪了要來看你。

如從沙裏淘金般，我費了許多周折才從一叢陋室中找得了那詩人的幻想宮；正在我想敲宮門的時候，從宮中走出了一位先生來。在被問了後，那位先生說：“我也是來找居斯濱的。他不在，出去了。”

不知怎地我總有些懷疑着那位說居斯濱不在的就是那居斯濱自己。然而要是被懷疑的果爲真實時，我的心中反而會起一種不快之感了，所以在我回來時，見到了扣在我房門上的那張

“啊，我終究屈服了！”

“請恕我我剛才否認自己之罪。

“斯濱。”

條子，竟連要說起了一種不快之感也說不到。

而且，你爲什麼要屈服呢？要是我知道你這樣地易屈服，我會那樣接續地寫信給你，甚至親自來看你嗎？你難道竟看不出我的所以會

那樣接續寫信給你，甚至親自來看你，是出之對你的傲岸的反應嗎？我所期望的不就是你的屈服嗎，那屈服本身？現在你竟會這樣明顯地對我供認“啊，我終究屈服了？”你未免太——恕我實說——幼稚了吧。

再則，你屈服於什麼呢？我想無論如何你總不致可笑得說屈服於我的‘愛’吧？我並不是說我對你未嘗有過絲毫的愛，我可以說有，我愛你的傲岸。現在呢，詩人，你說你屈服了！

我似乎沒有什麼可寫了，就止於此。

白鶴年。

(三，六，一九三〇)

## 秋 似 的 春

今天上午從那好像不知從那裏受了閒氣而似乎際遇地以我作它的發洩的目標而淋得我幾乎濕透了內衫的密集而急射的雨點回到這 E 飯店的我的臥室的時候我看到我那可愛的小朋友已手中執着一封我已很熟識了的而且我已開始在期待着的蜜色信封的信而面上躍着別有的意味多於平常的喜悅的微笑地站在那裏等候着他的任務的委托者。他是那樣地可愛，就是你見了，我相信，也不會不……

不！雖然我已被你幻想成一個怎樣的人物，並已被你當做你的一個 chum，可是無論爲了你的易於明瞭，或爲了我的便於敘述，我看還

是且先說一說關於我個人方面的事情好。——  
你討厭不，小姐？

是的，在我的家裏有妻有子，而且是很賢的妻，很肖的子；然而，在我，正因為他們是這樣地賢，這樣地肖，以致使我受不住，使我離別了他們，離別了家鄉，雖然這離別並不可說僅由於這個簡單的原由。

“哦，詩人的行徑！”也許你又會這樣地致你的‘微辭’的吧？可是，小姐，要是有人老誤會你說話的意思，且往往誤會到正相反的一方面去，而欣然加以附和，會引起你怎樣的感覺？——儘是苦笑着似乎不好受吧。還有那不必要的過分地週到的體貼也豈是好受的？在人家看來，就是我每抵家的所必由妻遞來的一支烟，一杯茶已夠多閒適，夠多舒服呀！我嘗有一二次在她忠誠地端茶來的時候，我在我的壓

抑的煩擾之下儘力地淡漠地說“我想喝開水；”她聽了便不遲疑地絕無非難的意味地把那剛才端來的茶倒了去，並用開水盪去了杯中的茶漬而顯見更忠誠地，甚至還抱歉似地換了一杯開水來。她絕對順從我，即使在關於所謂愛的事件中。而她的偷偷的飲泣也似乎已不能如初時那麼能引起我對於她的同情（說的還只是僅僅同情）了。

至於子，他還只四歲。他的性情脾氣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由此我有些討厭他；他所具有的即使是我所自以為好的品性，就是說我自己所喜歡的品性，已夠使我不討煩了，何況他連我自己所不喜歡的品性（雖然這在自己還是姑息着的）也具有着呢？那是常有的事，那在他的意志與我的意志之間的意見的爭持。“那是多可笑的事呀！”也許你會這樣想。

我來上海的初意是想從上海轉船到別一國去，雖然沒有定當那一國。可是結果被我那可愛的小朋友留住了。那天你所找得的就是他的家。那次到法蘭西公園去是他和我一起去的；臨走他隨帶了那稿薄而終於被遺失了。一天，出於意表地他收到了那書，這使他快活得即刻趕到了我這裏來。拆開看到了那你所附的條子，我們便好奇地猜測着。

“由那書法與署名看來，寄者一定是一位小姐，”他肯定地說。

“我也這樣想，”我沒有說不是的理由。

“怎麼寫得這樣短！”

“其實不寫也好。”

“不錯，還是不寫好得多。”

“可是，我們用什麼方式去感謝她，你想？”

“當然登門叩謝咯。”

“當然？”



“那末，你想怎樣呢？”

“我想，”其實這時我倒有了來看你的意思，可是繼續說的是：“寫一封回信如何？”

“好，就這樣辦。”

因為來信這樣短，我們決定寫了一封比來信更短的信給你。

過了幾天他來的時候手中執了一封信，我便問道：

“又是我夫人的信？”

“不；那位小姐的。”

“那位小姐？誰？”

“真不知道嗎？”他把那信遞給了我。

“哦，不該不知道。”

“想不到爲你夫人作‘紅娘’以外，還要爲那位小姐作。”

“別這樣胡說。”

“……”

我看到了他的不悅，我也看到了他的不悅。是由於你那封信，我便把那將啓封的信扔到桌子上去，說：“D，我不想看這信。”

他聽了我的話即雀躍着說：“啊，我知道你不會看的！”

我的不看那信，一方面果爲求他的喜悅，一方面也爲了這時我似乎並不怎樣需要女子。而且我想那樣來的女子也決不會怎樣高明。此後的兩封來信因此也都沒有被啓封。

前天我上 D 那兒去，他家裏的人說他已到這裏來；從 D 家裏出來，正碰到你在門前，而被你從我自己探問到我。我那時真想直認，可是不知怎樣一來却否認了。我看你上車走了後，我便回到了這裏來。

“D，我已愛上了那位小姐了，”我喜氣揚溢地告訴他。

“你已見到了她？”他旋回去望着那桌上的三封信說。

“我已見到了她。”

“在那裏？”

“在你的門前。”

“她竟親自來了！”

“真漂亮！真漂亮！”

“你們講了些什麼來？”

“沒有；我沒有直認我就是她所找尋的人。”

“爲什麼不呢，既然你愛她？”

對於這，我自己也不很清楚；我只好給了他一個含糊的解釋。我以決不影響於他與我之間的友情這事實的詳細的剖解來求得了啓讀你三封來信的他的同意。

“啊，想不到會有這樣動人的敘述，這樣美麗的性格！”他驚嘆道。“你運氣真好！”

我要他在我這裏等我，而不等到他的回答

我便急速到了你住的地方去。你還沒有回來。略等了一回我便留了一個條子在你的房門上走了。

從昨天下午起我就在期待着你的來信——D 答應一接到你的信他就會送來的。對於你，我很可不必把那種期待的情緒在這裏詳細地描述出來，因為你是那樣地懂得這個，是不是，我親愛的小姐？可是，別說你的信，就是 D 本人，他昨天也沒有來。我嘗想，屢次地想，自己去，可是終究不敢——並不是怕被他發見那只爲了你的信而去偷看他的我的居心，怕的是，怕的是，那裏並沒有那色味如一的你的已來過數封的信的承繼者，那我焦渴的靈魂的甘露。

今天起了身，見到這樣大的雨，心中很覺紛擾，想即使那生翅的小頑童的箭似的你的來信已被射到它的標的，D 也許會由於那雨遲延

了他的約言的。我便信足所至地，信足所至地走着；待我凝神看時，我已從我的臥室，樓上的走廊，扶梯，樓下的走廊來到了E飯店的大門。

雨依舊那樣大地下着。

“先生，車子？”我聽到了這樣的邀請；可是正在我被催眠了似地想跨上那車子的時候，那車的主宰者却考問道：“那裏去？”這把我正欲跨上去的足又固住了。

“那裏去？啊那裏去呢？”於是我也自詰着我的目的地，可是像想探究人生的目的地一樣，也沒有被得到答案。

這時又聽到了別一位的邀請，而也給同樣的考問阻住了我的足的上舉。彷彿那些車的主宰者在怕我會到什麼他們所不願去的天堂或地獄中去似地，他們一定要問清了我的去處才肯放我上他們的車子。

雨依舊那樣大地下着。

別了那兩位車的主宰者，我沿着人行道戰戰兢兢地向前漫步着，彷彿已被看清了我的目的地似地。

一路不斷地投來的是鄙視的，驚異的，究問的視線，有時還從彩色的紙傘的邊緣向我跳躍着一對對又似勇敢又似畏蕙的眼睛本身。“先生，車子？”的聲音也絡繹地能聽得，可是我只不置可否地依舊向前漫步着。

在走的中間，我的確也嘗想到過幾個去處，其中，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像到的兩個是你那裏和 D 那裏，可是我想雖這樣想，去却無論如何不能去。走了約一小時左右，才已滿足了自己似地走了回來。

“啊，淋得這樣濕！”D 看到了我的濕透了的衣服這樣驚呼着。“你到那裏去的？”

“到——到心的避難所去的。”

“你要再這樣自作聰敏地亂說，我就不給你這信。”

“噢，不，不了；請你給了我那信吧。”

“你且先換了衣服看。”

換好衣服後，把信封撕了，他和我兩人便緊張而弛緩地，急促而遲慢地同讀着。看完了，他說：

“‘就止於此’？”

“‘就止於此’！”我說。

可是，在這夜深人靜的現在，我也想把我的越想越‘止不住’的一種心理狀態呈現到你的眼前去。

你看到了我所寫的“啊，我終究屈服了！”在輕雲似地飄逸，溪水似地順流地問着：“你屈服於什麼呢？我想無論如何你總不致可笑得說

屈服於我的愛吧？”而因為我所僅有的傲岸也已被屈服便下以“就止於此”的結論。

實在說，我屈服於什麼我自己寫了也不很明白，而且我也從沒意識到我屈服於什麼的這問題來。現在給你這樣一問，我才不得不詰責自己道：“我究竟屈服於什麼？”經我縷析的追究，雖不免有要避免‘可笑’的嫌疑，我似乎覺得我並不是簡單地屈服於你的‘愛’，而且我也未嘗對‘你’的任何什麼‘傲岸’過。我可以說我是屈服於我自己的心。由於幾次無謂的波折，我以為在這已受了幾千年的傳統的束縛的中國只有死氣沉沉的女子；我不再想從中去找一個我的心與肉的寄托者。可是無論怎樣自寬自解，我那似乎已凋殘了的心，總時常在遏不住地萌着它的遏不住的清翠的嫩芽。於是我想離開中國。

在你接連寫信來的時候我以為你至多是固



有的中國女子中的一個——誰知你會如此地卓越超羣呢！見了你的人，我愛上了你的頭髮，眼睛，嘴脣，胸膛，腿肚，……；看了你的信，我愛上了你的好奇，撒嬌，挑撥，玩弄，敵愾，……。於是我不屈服了，屈服於我自己的心，就是要說屈服於你的愛，或者甚至更確切地說屈服於你的眼睛或玩弄，也無不可。

不，這信決不寄；天已在亮了，我要馬上來看你，俾親自奉獻我這無暇的愛於我那潔白的天使之前。

(七，五，一九三〇)



## 舞

“你又想去了！毓麒，不要去，不要去，請你答應我，親愛的，不要去！”從西西舞場回來後，皓明見毓麒在整理那文件皮包，知道他又打算到C大學去上課了，便坐到了他的膝上去，兩手抱了他的頸項，把他的面孔旋向了自已的，而這樣要求着。

錢毓麒教授於那離上海市有十餘里路的K鎮的C大學，課畢回公寓後還時常寫一些文章以自遣，一個人倒也覺得很閒適自在。可是，這還是錢毓麒一個月以前的情況，後來他的心中却逐漸亂了起來，心亂得幾乎什麼事情都

不能作，只想找一個能同情，能慰安他的異性。這是的確的，對於異性的要求，毓麒素來甚是淡漠，這次因為受了別方面的刺激，才急速地轉到了這一方面來。

所謂別方面，其主要的可說是關於文藝的一方面。在三四年前他和 A B 等三四個朋友組織了一個稱做蹉跎的文藝社，也嘗出了一個薄薄的雜誌，可是終於被外界的忽略所喪氣，出了三期便夭折了。然而他們是有毅力的，他們依舊不息地掙扎着，果然，到底，由於A 和 B 的‘活動’，近來給他們從W書局弄到了一個雜誌來編。這一來A 和B 果很得意，就是毓麒，不用說，也甚是喜悅。

可是喜悅得不久，毓麒竟發見了傷心的現象：從接手編那雜誌後，A 和B 只是繼續地去拜訪那所謂文壇上的名流，今天這個明天那個地，真盡了他們活動的能事。“呀，這樣地東

鑽西營不是比政客還下流嗎！”他私自太息着。自此毓麒同A和B漸漸地疏遠了，而A和B反正自己已有了‘地盤’，也不再把毓麒放在他們的心上。

可是錢毓麟對於女性很少接近，這也許就是在他的筆下只有那表姊妹或堂姊妹做他的model的緣故，因此現在要找一個能同情，能慰安他的女子，在他確可說是一個難題。C大學的女生他看來個個都不錯，可是他只在他心中這樣想想，面上總不敢有所洩露。他也嘗想請朋友們介紹個把女友給他，可是第一個他就碰了個釘子。那這樣被請了的朋友說：“既然你最終的目的是想得到一個‘妻子’，即使有，一個僅能同情，僅能慰安你的女子是不夠的，至少她必得能了解，能戀愛你才對，而這種女子並非輕易由朋友介紹就可得到的——要你親自去找。”他聽到了那種說教似的，初級教

科書式的話很不高興，所以以後他沒有再對別的朋友說起要他介紹女友的話。他甚至嘗想憑他的父母隨便去定一個，定一個他家鄉的女子，可是他想到了他嘗那樣地拒絕過來，現在總覺有些不好意思去啓口。

一天，有一個朋友到他的公寓中來；毓麒知道那朋友是常上跳舞場的，而他因此想在跳舞場中也許有什麼機會，便請那朋友陪他上跳舞場去。那朋友便同他上了桃源舞場。在那裏那朋友請了一個舞女到他們的桌上來，並把她，李皓明，介紹給了錢毓麒。

毓麒自碰到皓明後，便買了一架留聲機，幾張跳舞片，請那朋友教他跳舞。自此他一有空便在房中依着那朋友所教給他的步法，右手抱了一個枕頭，左手向左伸直了，隨着那唱片踏着步。不久他學會了 Foxtrot, Waltz 等兩個最通行的交際舞。在初同皓明跳的時候，

毓麒的步伐既不怎樣熟，心又這樣慌，因此時常有誤踏到她足上去的事情發生；然而對方非特沒有絲毫厭惡的表示，而且還時常寬慰他，更其在他侷促地抱歉的時候，她總是含着笑說：“沒有什麼，這是初學的常有的事——你還好得多哩，”以及類此的話。

不久毓麒和皓明便同居了。同居後，因為皓明的屢次的勸阻，毓麒還沒有到過C大學去。那天從西西舞場回來後，他又在整理那皮包，打算翌日去校銷假。

“不要去，你聽見嗎？”見毓麒沒有回答，皓明便一面用手搖旋着他的頭，一面這樣催促。

雖在整理皮包，毓麒自己也知道，這時已三點多鐘，即使馬上就睡，要趕到翌晨十點鐘的課也頗不容易，何況更在這已恣意耽樂了兩星期後的現在呢？“只是太說不過去了，”他遲疑

了一回說。

“那有什麼？就是把那百把塊錢的事丟了也算得了什麼呢？”

於是他那剛在整理那皮包的兩手緊抱到皓明的腰上去了。

因爲是‘太說不過去’，毓麟給C大學的當局寫了一封辭職信，而那信不費事地發生了效力，他的辭職被允準了。那時他從他家裏要來的三百塊錢已將用完。他想請朋友們在什麼學校介紹一些鐘點，可是那時正在學期的中間，請了也想得到不會有什麼結果的；而且，他剛辭了C大學的職，也不便說出要朋友們在別的學校介紹鐘點的話，因此他沒有說。他也想寫一些文章賣錢，可是又總沒有那種心緒。末了，他還是又寫了一封信給家裏，說，他有些病，已把C大學的事辭去，請再寄一些錢給他。



隔了三天，回信來了，說，既然他已把C大學的事辭去，在上海沒有事，還是回到家裏去養病，有自己人照顧也方便些，却竟沒有說到寄錢的事。在寫那封信的時候，毓麒彷彿已覺得委屈了自己的自尊心的，現在接到了這封信，他心中更是憂鬱。然而他知道他的父親是信任他的，他的要他回去決不稍含奚落的意味，其所以沒有提到錢者，也許爲了他父親以爲他收到了信就會回去的緣故。可是他也沒有再寫一封信回去的勇氣。而最致命的，那封信來的時候，正在他錢剛用完的時候。

那天晚上毓麒在床上只是在計畫着怎樣對付明天。他想到了這，又想到了那。他也想起了那本他同W書局已接恰好了的他所要譯的書。那是蹺蹺社預定在W書局出版的蹺蹺叢書之一，約有十六萬字，譯好了可得五六百塊錢。可是自他不滿意A和B的行爲後，他對於

那他嘗那樣盡心維護過的蹉跎社的感情也日趨淡薄了，因此甚至蹉跎雜誌第二期中就沒有了他的文章，而把那譯書的事則更置之腦後了。現在在需錢急的時候他又想到了它；然而真要譯，縱快，至少也得一個月，可知還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他的心中紛擾得厲害，因此那從他睡伴伸過來的手在他身上撫摩的時候，他也只是裝睡，不作理會。

那手從毓麒的胸，腹，一寸寸地撫摩下去，可是那手的主人見不到它撫摩的反應時，便“唉！”地嘆了一聲旋向裏面去了。

毓麒是懂得那嘆氣的所以的，可是還是不由地問道：“皓明，你爲什麼嘆氣？”

沒有回答。

“皓明，我問你：你爲什麼嘆氣？”一手拉着被問者的肩膀。

“問你自己好了!”

“問我自己?”

“不問你問誰! 你當我不知道嗎? 你這幾天很冷淡我, 更其今天, 好像欠了你多還了你少似地——你剛才還裝睡, 不理我,” 說完了她摔着她那被拉着的肩膀。

“哦, 皓明, 你誤會了我了。”

“誤會了你?”

“是的, 你誤會了我。皓明, 你要知道, 我是無論在靈的, 肉的, 精神的, 物質的種種方面都切心地想滿足你的, 決不會有冷淡你的事。現在免得你誤會, 我還是老實對你說了的好——”

“噢?”

“這幾天我在心中籌畫錢, 不覺沉靜了些。因此竟不自知地使你以為我在冷淡你——就是剛才我也只是在潛思着那事。”

“……………”

“前天我寫了一封信到家裏去要錢，今晨回信來了，可是錢沒有寄來，只說要我回去。劃一，皓明，你說我們回去怎樣？我們回去了，先舉行一個婚禮，然後在那裏清靜一兩個月。我也想在此期內譯好一本書，賣它個五六百塊錢，於是再到上海來住一陣。你看好不好，皓明？”他突然捉到了一個啓示似地很興奮地徵求她的同意。

且說李皓明爲了受了或人的騙，弄得無家可歸，因此去當了舞女。自那時以後，她斷續地獲得了好幾個短期的戀人。然而她想那樣總不是事。她想要找一個相當的男子做她終身的伴侶。後來她見到錢毓麟人很忠厚，而且她還間接地得知了他又是教授，又是‘作者’，家裏又有些遺產，而且據說他還是個‘處男’，以

這種種她彷彿覺得儘可傲視儕輩了，便很合她的心意，所以在對方顛顛地向她露出要她同居的意思時，她就不遲疑地一口應允了。自同居後，她倒也並不怎樣感到不滿意，只是近來她暗暗有一個希冀。那希冀是再去當幾天舞女——只要幾天。

在她還在當舞女的時候，她真厭惡了那職業：只要誰有一張值兩角五分的票子的，誰就可以來要她同舞一次。現在在她這樣久只被抱在毓麒一個人的懷抱中跳舞後，她才逐漸覺到了那已被忽略了的那時的醇厚味來。因為現在跳的時候，對手既只有一個人，而且他什麼時候要旋左，什麼地方要轉右，她幾乎可以完全預知到，可說一絲兒的新鮮味都沒有。在那時呢，這一次這個下一次又那個地對手時常在轉換着，而且各有各的丰采，各有各的舞姿，真是儘夠她的消受。然而因為那時她却那樣

地厭惡着來，竟把大好的機會錯過了。現在要是再去，她一定要儘量體味，儘量領略其中的魅力了。這時她聽到毓麒爲了沒有錢，對她提到回家鄉去的話，她便得到了一個進言的機會。

“到家裏去果然也好，然而能維持的還是想法維持。我想……”她吞吐地說。

“你想怎樣？”

“我想我再去跳一個月舞——”

“你再去跳舞？”

“是的；你聽我說完了再說。我再到桃源，不，桃源不去，怪難爲情的，到西西或者別的舞場去跳一個月。你在這時要譯書也可以譯書；要是譯好了，我們可敷衍到這學期的終了了。下學期你就請朋友們在上海，不要在像那麼遠的K鎮，的什麼學校找一些鐘點。我

們規定每星期只出去頑兩天或者三天，那末省些也夠我們的開銷了。要是不成功，到那時再回到家裏去也不遲。”

“然而你去跳舞呢！”

“你不要太道學氣了；而且我們還沒正式結過婚，人家不會說你的閒話的，請放心就是。”

“然而——”

“不要只是‘然而’，請你答應我——我們本來可以彼此互助的！你不肯讓我出一些力，倒就好意思回家去吃遺產嗎？”皓明又似同情又似譏刺似地說。

毓麒覺得沒有話可說，那事就算這樣解決了。

皓明重入桃源舞場——因爲一時同別的舞場講不妥條件，她不得意仍入了桃源——的第

一天，她拉了毓麒一起去。他獨據着一張小圓桌；面前放着一杯檸檬水，她則坐在那舞女們所該坐的舞場兩旁的椅子上。在沒有別人來要她舞的時候，她用她的眼睛來招了他去。他已這樣舞過一次，這是第二次了。他一邊在舞，一邊在用他心的眼睛看到他自己的女人（是的，皓明是他的女人，毓麒這樣固執地相信着）在別人的懷抱中，每次舞畢，那‘別人’便曖昧地塞一張小紙到她的手中，而等一回付那他所喝的檸檬水的代價會就是那小紙的一張，兩張，三張……皓明對他在說什麼，他却一句都沒有聽清。那第一次也是勉強終了場的，這一次他却無法舞到底了：步法亂了，眼睛花了，他便對她說他頭痛，先走了。

他回到了他的公寓，頹然坐在椅中，以手支着頭，而又看到了自己的女人在別人的懷抱中舞，舞，舞，舞！



“啊！”他叫了一聲，同時站了起來。

他望到了桌上的煙罐，失神地伸手想去取一支來抽，可是他的手剛伸到那罐上，那曖昧地被塞着的紙又顯現在他的眼前了。他便寒顫地縮回了那手。

在別人懷抱中的自己的女人；生活於自己的女人給別人懷抱……

皓明回來看不到毓麒的‘頭痛’，只看到他的冷冰冰。第二天回來又是冷冰冰。第三天，她知道在那公寓等着她的依舊是冷冰冰，而她却不再能忍受那個，因此她答應了舞場散後到桃源飯店去看那在那晚舞場中所重逢的她的一個‘舊雨’。雖然，在答應去的時候，她確想去了還要回來的；可是去了，她却沒有回來。而且由這去，她還感悟到她的想得—終身伴侶的思想的錯誤。短期的不好嗎？多自在！而且即使要一個長期的，她相信也決不是一個只能

掙百把塊錢，或者必得住到鄉下去的人。

在感到了非立刻有一筆款不可的毓麒很想把那書譯出來。可是他沒有譯——因為有皓明坐在那裏，他以爲。然而在皓明上跳舞場去了後，他也是沒有譯，而且有時甚至連譯書的念頭也沒有了。只想皓明坐在他身邊，不，只要在他屋中就好。可是，現在，在別人的懷抱中……

在白天，毓麒很想把心中的苦悶對皓明說一說，可是終於沒有。就是在晚上皓明回來的時候，他也想說一聲“你辛苦了吧”之類的話，可是他也沒有說，因為他看到在那句話的本身後面那曖昧地被塞着的紙在向他的揶揄着。

這晚，皓明重入桃源舞場後的第三晚，到了上兩晚她回來的時間，毓麒在靜聽着門聲，可是聽不到。再聽，還是沒有。在別人的懷抱中

……他站起來，走到床前，又回到桌邊，終究仍坐入了沙法椅中。

他不信，他竟會這樣地愛她。

“啊，皓明，你來吧！不管你要怎樣恥笑，我要向你供認，皓明，我如此地愛你，如此地愛你！”

可是錢呢？沒有！回家鄉？遺產！

他再聽，依舊沒有聲息。天快明了，依舊不見皓明回來。天明了。他依舊坐在沙法椅中。

快近正午了，在皓明顯現在毓麒的面前時。他依舊坐在沙法椅中。他的眼睛血一樣紅。他就用那血一樣紅的眼睛凝視那站在自己面前的皓明，凝視那在用了微笑端詳着自己的皓明。

“累你一夜沒有睡，”皓明說話了，坦白地。看到了他那種可憐的樣子，她幾乎說不出要走

的話。

“你終究來了，皓明！”

“可是，毓麒，我是爲了要走才來的。”

“要走，走到那裏去？”他問着，站了起來。

“還是桃源舞場。”

“你就不回來了？”

“不來了。”

“可是，皓明，我……愛……你……呀！”

“你愛我嗎，”她笑着說，“那真太好了。

要是你想看我的話，”一面說，一面按鈴，“請到桃源去。” Boy 進來了，她叫他把那她略整理了一下的兩口箱子提出去。“再會，毓麒，”不等他的答語，她就把門隨手關上了。

侮辱！失戀！悔恨！……

毓麒重復坐入了沙法椅中。

(三〇，一一，一九二九)

## E N N U I

光也有了，天也有了，地也有了，甚至天空中已被造了各樣的飛鳥，地面上各樣的走獸，可是，雖在才有，才被造的當初覺到了一時的新奇，不久上帝又厭倦了。

這次上帝不知要造什麼才好，造什麼才能把他將消沉下去的心重新振發起來。其實說不知是不準確的，蓋上帝固已想到了要造什麼，而且那他所想要造的，他深知道，是確能慰藉他的寂聊的生活而舒展他的煩悶的情緒的，只是爲了顧慮，爲了顧慮，上帝至今還在猶豫着。原來他所想造的是一位陰性的上帝。猶豫復猶豫，終於他只好無奈地決定，尊嚴如上帝，

要造一位陰性的究非所宜。於是，退了一步‘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了一個人。雖然沒有全然如願，上帝看到了那被造的同自己一式一樣的人心中也寬暢了許多。

現在已有了一個同自己的形像一樣的人。上帝覺到寂寞的時候就同他來偕遊談心，並把自己所手創的形形色色的東西都指示給他看。這樣上帝倒也似乎並不怎樣介意於他那未達目的的願望了。

那被造的人的名字是亞當。

亞當在那上帝所置他在那里的伊甸園中很是自由自在。他聽到空中種種飛鳥的種種歌唱，並看到地上種種走獸的種種跳躍，心中不勝喜悅。他尤愛那滿園開放着的各式各樣的花朵：他一回兒到嶺上去探探那清秀的白梅，一回兒又到池邊去賞賞那華貴的紅荷；那雅潔的菊花固常常欣受他的顧愛，那豔麗的桃花也未

管不時時樂承他的讚歎。

可是一天一天地，飛鳥依舊那樣歌唱，走獸依舊那樣跳躍，花朵依舊那樣開放。是的，從他被造的那天起，至今他從沒看到過些微的改變，那在伊甸園中的一切。而且，雖說是種類繁多，他儘吃着菓子，似乎吃得也有些厭煩了。於是漸漸地在他的心中起了一種不知什麼抓又抓不着，捉又捉不住的心境，這使他立了想坐，坐了又想立，真是百不舒服。

一日，他倚着一枝紫丁香樹站着。他兩眼無目的地向前望着，兩手則在不自知地揉着，折着，一枝紫丁香的花和葉。

“……是的，我越過越覺得不是在我的身體上多造了一樣什麼，就是在周圍的設備中還欠缺着或種東西，”他肯定地想，向自己的兩腿之間望了望。

“然而上帝不是全然同我一樣的嗎；怎麼

他就從沒有過什麼不滿的表示來？”他近來常在細察着上帝的形體與情狀。

“我今天一定要問他一個究竟了，免得我……”他一面這樣決定，一面在從他站在的原位移動着想走的時候，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又看到有兩隻黃毛的走獸，一隻伏在又一隻的身上地在……由此他心中止不住怦怦着。

亞當的逐漸增長着的心中的不安，不用說，上帝早就看到了的。而且上帝也很明白他那種情況，因為那幾乎可以說就是上帝自己的，因此他非常顧憐他，總想給他些什麼安慰。

“給自己造一個陰性的果似有所不便，然而給亞當不是正好造一個嗎？”上帝反詰着自己。“而且，在他能得到滿足以外，我也可由此多一個淘伴。”

從要為亞當造一個配偶，上帝想起了那已有了配偶的飛鳥走獸等還沒有起過名，這天上



帝便帶它們到了亞當的面前來。

上帝到的時候，亞當正在紫丁香樹下出神；待聽得了叫的叫跑的跑的嘈雜的聲音，他才夢似地醒悟過來。

“亞當，你在轉什麼念頭？”上帝走來執了亞當的手，微笑地問道。

“沒有，沒有什麼，” 吱唔地說了，便把自己同上帝對視着的兩眼羞赧地移了開去而落在那前面的一羣生物上，見剛才所看見過的那兩隻黃毛的也在其中。在他又賭氣似地把他的視線移開時，竟發見其餘的也都是一對一對的，在你逗我撲地嬉戲着。他也無暇來自責其以前的忽略，只是覺得有些惱怒，雖然他不很明瞭他所在惱怒的目的物是什麼。接着他迅速地，本能地，望了望自己的左右，然後還沉沉地望了上帝一眼而在私自疑惑着：“上帝和我不知可不可以也算一樣的兩隻？”

“沒有什麼？”上帝用又一只手撫着亞當的肩頭，並依舊微笑地也旋回頭去望了望那一羣。  
“你看，亞當，”上帝不再追問下去，自然上帝是無須追問下去的，便言歸正題似地說，“我帶來了這一羣，要你給它們起名字。”

“給它們起名字？”

“是的。”

亞當突然捉到了一個啓示。

“給每一隻起一個名字呢，”他問道，“還是給每兩隻類似的合起一個名字？”

“給每兩隻類似的合起一個名字，因為它們是一對：一隻雄的和一隻雌的。”

“怎麼，怎麼……？”

“怎麼？”上帝的臉上還是那樣的微笑。

“怎麼，那末，我，人，却沒有一隻雄的和一隻雌的呢？”

“好，我也給你造一隻雌的。”

於是上帝也給亞當造了一隻雌的。不，並不是像亞當般用塵土造的，爲要使得更顯親密，是上帝從亞當身上，當他睡着的時候，抽出一條肋骨，又取他的一點肉合起來的。那樣那隻雌的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被稱做女人。

“夏娃！”（是那個被稱做女人的名字）“來！來！快來！”

那以兩手枕在頭下而仰臥在地上望着那航行在天空的遊雲的夏娃聽到亞當那樣奔來叫她，便坐了起來。

“什麼事——你‘又是’這樣急？”想到了那次也是那樣急地被叫去後所作的事面上有些發燒。

“‘又是’？唔，你這小壞坯子，”說着，一

手攙了她起來，一手摘了摘她那轉紅的面頰。

“哪，我來叫你看那我對你說過的那一對。”

“哦，你急得這個樣子，原來來叫我看你的恩公。”

“豈止是我的，不也是‘你的’恩公嗎，若說那一對是恩公的話？”向她睜了睜眼睛。

“算了，我可沒有呆立在紫丁香樹下無可奈何過，”說了，摔脫手要跑。

“別跑，”仍把她拉着，“我告訴你，那天是這樣的，那一對，”說時，他揪她的上身向前俯着，想磕到她的背上去。

夏娃終究脫身跑了。

亞當在後面一邊叫一邊追。

正碰到上帝在對面走來。

“上帝，你看亞當哪，”她撲到了上帝的懷中，“他在欺侮我。”

亞當也來到了跟前。

“你怎麼欺侮夏娃，亞當？”

亞當不回答上帝的問，只是頑皮地向着夏娃問道：“我欺侮你什麼？你說！你說！”

“你這樣，”用兩手拉着自己的頸項使身前俯，“揪我下來，當我狗。”

“不要緊的，乖乖；要是你是狗，他就也是狗了，”上帝撫慰着夏娃。

“是呀，他還想……”

這樣的歡樂的歲月不知過了多久，歡樂的本身，亞當覺得，似乎一天淡似一天了。他現在覺得那祇是呆板，無味，甚至有時還討厭。

“啊，這種日子我真過怕了，”他自言自語道。

“夏娃不知又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無聊地四周望了望，却見不到她一絲兒的蹤影，便這樣抱怨着，“到了這時候還不回來。”

接着他想到在夏娃初被創造的時候，他多麼歡喜，竟寸步都不能離開她，她也絕不會一走就是半天，像現在似地。就是在夏娃未被創造的以前，他以為，他的日子過得比這時也還要好些。“要是她老這樣忽略我，我甯可把她收回進我的身體，”這樣想着，他便撫摸着他的肋骨。

——呀，我不是還有很多的肋骨嗎？再抽出一條而再造一個夏娃豈不好呢？要造得更好看，更迷人，那我就會心滿意足了。……要是有一天，像上次般，我一覺醒來，看見左右竟有了兩個夏娃，喏，我不是又會說不出地驚喜了嗎？

“上帝，求你滿足我這慾望！”他不禁叫出了聲音。

“滿足你的什麼慾望？”夏娃已躡手躡腳地走到了他的身邊。

“哦，你嚇了我一跳。”

“什麼慾望呢？”

“什麼慾望嗎？”腦中在急轉着；“沒有別的，只望你早些回來。”

“喔，別說得好聽了，不是爲了你不理不睬我，我才去走走的嗎？”雖似在鬥口，媚笑却在她的臉上輕舞。

“沒有的事，我的好肋骨，”不覺脫口說出了心中所想的；一把拉了她來。

“你的肋骨？我不要，我不要，”一手按在他的肩頭，一手從他的肋骨那里慢慢地移上去，直移到他的頸項，便順手把它挽着，同時以她那依舊媚笑着的兩眼向他的兩眼注視着，“你有這樣多的肋骨呢。”

“那末，那末，我的好心肝，”把自己的嘴唇湊到了她的嘴唇上去。

這天，又因為沒有話說，清坐着可不好受，夏娃便離開了亞當信步走着。她一邊走一邊自然還在沉思。她想他與她之間總有些逐漸生疏，逐漸不自然起來；這樣地在一起，還不如彼此分手好得多。

“然而分手後又怎樣呢？”她繼續着想。“他也一個人，我也一個人；那個別說已親嘗過那孤獨滋味的他不敢再去嘗試，就是我只想到它也就覺得有些心驚。……要是上帝當初多造了幾個男人就好了，甚至多造了幾個女人也好。”

她不覺已走到了那禁菓的前面。

“爲什麼伊甸園中的別的菓子都可以吃，惟獨這棵樹上的菓子就不可以吃呢？”她凝視了一回，又在對那禁菓致她的疑問。“既然吃了，甚至摸了，要死，那末上帝爲什麼要叫它生在這園中呢？……至於死……”



“夏娃姊姊，”蛇因為眼看伊甸園中一無變化，沉悶已極，盡力在想造成些什麼際遇；現在看到了夏娃的那種情形，便暗喜地走了來，

“你好？”

“誰是你的姊姊？”思路被間斷了，不免稍露着愠意。

“喔唷，這麼兇。呀，怎麼幾天不見，你竟變得這樣消瘦？劃一，亞當哥哥呢？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你看，嘮嘮叨叨地這樣一大串！”

“別發氣，好姊姊。哦，多美的菓子啊！”彷彿初見到似地驚歎着；“聽說上帝不准你們吃它們，是真的嗎？他倒沒有禁我吃，”隨手摘了一個吃着。

已有些不耐煩的夏娃，今天受了蛇的這一激，更是氣憤，便一句話都不說地摘了一個就吃。

她臨走還摘了一個給亞當。

亞當想吃了那菓子即使不能比現狀好些，至少也能壞些，於是也吃了。

上帝見到他所手創的亞當和夏娃竟背了他的禁令吃那禁菓，越發覺到他創造他們的無聊，並覺到創造宇宙全是多事。他想毀壞那一切，可是他又想毀壞它們也沒有什麼意思。

“啊，我真不知要怎麼辦，真不知要怎麼辦才好，”上帝終於只有這樣沉吟着。

(二四，一〇，一九二九)

## 江 流

雖然手中執着一本書，而且在書頁上似乎注着他的視線，雪村的心却全然浸在他的女兒身上，他本來很喜歡聽的她的鋼琴的演奏，不用說，這時他是聽若無聞了，至於那同她合奏的那孩子的提琴聲則更使他厭煩，而且也許還可以說這就是造成雪村這樣心不在焉的主要原因哩。“今日的他們倆的這種情形不正如當日的蕙如和我的一樣！”他苦澀地想。

“爹爹，你怎麼不聽我們合奏呢，這樣認真地看着書！”奏完了一曲，並不聽到她父親的照例的讚美，小蕙走來奪了他父親手中的書這樣不依地說。

“我在聽着呢。”

“我可不信！我要罰你丟了書重新聽一個。景哥，”她旋向着那孩子，“你說對不對？”

那被稱做景哥的那孩子，他的名字是景林，倒被問得有些忸怩，隔了一兩秒鐘才顛顛地答道：“雪村叔叔當然在聽的，可是我們再奏一曲也好。”

在小蕙和景林這次合奏的時候，雪村裝着在聽，他的心中呢，依舊在作着那今日與當日的對照的功課。

——那時我剛過十七歲，蕙如還不足十六歲。我們的親熱，因為從小在一起慣的，並沒被任何人特殊地注意，除了大人們偶或以它作為取笑的談助的資料以外。她生得比我素小。她常以兩手鉤着我的頸項，足跟稍離了地面，嘴唇朝上突着，而喉中發出催促我去吻她的“姆！姆！”的聲音：這種種，好像祇

是昨天的事情似地，我還記得很清楚。後來不知怎樣一來，她的腹中就有了小蕙。

這樣想，雪村望了望在奏鋼琴的小蕙，並望了望緊站在她身後凝注着鋼琴上的琴譜而在奏提琴的景林。“一樣的情形；一樣的年齡！……也許他們也已……？”這思想使他痛苦得不敢再想下去。

雪村的痛苦自然不是無因的，蓋那自同他相得地共同生活了十四年，雖然在其間彼此都不免有過些愛的小糾葛，而蕙如一聲不做地丟了他走後的兩年以來把他全副的愛都管注在她一人身上的小蕙，他眼看又要被別人生生地從他的懷中奪去，在他的確是不易受的事情。

至於蕙如要走，要是那時她向他這樣提議，他會自若地贊同的，因為，實在，他也倦於過那種平淡的生活了。然而她既然走得這樣默然，他就免不了要受到一種被丟棄了的苦

楚，因此在當時他想找一個更出色的女子來報復她。可是不知是出於對蕙如的舊情未死呢，不知還是出於別的，雪村並沒有真去找，而且對那由於太像她母親而移恨了一時的小蕙不久他反而更愛她了。他要她從那她寄宿着的學校退了學而轉入了一個音樂院專學鋼琴，那蕙如所特擅的鋼琴。雖然，他的要她入那音樂院，還有兩個顯著的原由：一方面因為有她的小朋友景林在那里可以安慰她的才失去了母親的淒涼，而他方面因為她通學了每晚可以回來伴伴他自己的孤寂。

這樣地兩年以來雪村對小蕙的愛一天深似一天，而這其間在同等地進行着的是小蕙與景林之間的情感。由於他的愛小蕙太深，太切，吧，雪村時常覺得有一種模糊的恐怖，模糊的痛苦，襲來，每在他想到小蕙總有離他而去的一天的時候。現在他看到了小蕙和景林的

那種會使他回憶到蕙如和他自己的當日的情形的情形，心中更是說不出地愴惶着。

小蕙和景林的合奏終止於雪村的這種迷離的痛苦中。

“可以了吧，爹爹，我們的合奏？”在鍵上的手指一停，小蕙即旋回來笑問着雪村。

“很可以，很可以了，”他茫然答道。

“爲我們的‘很可以’的‘明媚的五月’，你請我們些什麼？”她兩手波着兩足交叉跳着地前來討請。

那小蕙所說的我們，在雪村甚是刺耳。

“請什麼呢？”他強笑地說；“‘你們’自己說吧。”

“請我們看電影，還請我們吃館子？”她一面說，一面向景林眯着眼笑着。

待雪村一答應，小蕙便奔去打電話給景林的家裏，通知他們景林遲回的所以。

雪村的一路的強自振作的態度終究給小蕙發覺了，而在看畢了電影，進入了館子後，她便止不住問道：“爹爹，你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嗎？你對我說，啊？”

“沒有什麼不開心的，祇是偶然有些煩悶——我想出去作一個短期的旅行，”他決定了要把她所說的我們暫且分離一下。

“好啊！好啊！”而她在興奮之餘接着遲疑地問道，“可是，是你一個人去嗎？”

“當然同你一起去。”

“那末，景哥呢？——景哥，你去不去？”

“唔，”景林有些不知所措地答道。

“景林也可以一起去，要是他父親答應的話。——景林，你回去問問你父親，看他答不答應你去，”雪村固明知不會被答應的。

“景哥，這真好，‘我們’也得出去散散心了。”



三天後雪村父女倆便上了道——如雪村所料的，景林並沒從他父親得到隨他們一起去的許可。

“那位老先生總是這樣古怪，真是沒有辦法，”小蕙這樣一半兒對她父親一半兒對她自己地皺着眉笑着說，而那在一半兒苦笑一半兒甜笑的情況中的雪村對這却没有回答。

那晚月色很好，雪村獨自憑欄向江站着，而那自船首飄來的微風已開始在舒散着他一日來所積受到的悶熱。

“怎麼小蕙浴還沒有洗好？她難道也在這樣慢地化裝嗎？”他記起了同蕙如的那次航行。“啊，那時多幸福呀！”

從那被他凝視着的波紋上的跳躍着的銀絲中，雪村彷彿看到蕙如和他自己在隨波舞着。哦，不是蕙如，同他舞着的是小蕙；哦，的確是小蕙。可是，啊，小蕙所同舞的那里是他

自己？不錯，不是他。那末，是誰呢？是誰呢？哦，哦，是景林！景林！

大約是表示不願看了吧，他抽出了一支煙來抽。正在這時他聞到了一種熟識的香味；他細味了那香的熟識的程度一兩秒鐘，他便辨別出那是蕙如所愛用的野百合水香。他便循着那香徑旋回去望着，一看小蕙站在他的身後。

“啊，爹爹，我看你在望得怎樣出神呀！”她說着，跳近了欄杆。

“你這孩子，你什麼時候來的，一聲都不做。”

“我來了已有兩三分鐘了；我要看你望到什麼時候去。”

“你身上什麼香？”

“你聞到了嗎？——野百合水。”

“野百合水？你那里來的——自己買的嗎？”

“不；是景哥送我的。”

“哦，是景哥送你的。——你記不記得——”

“什麼？”

“那水是你母親所愛用的嗎？”

“怎麼不記得，”她一字一頓地說；隨卽她復了原狀說；“所以，景哥送我這水，我很高興。”

幾天來的船上的生活，雪村更從那很像她母親的小薰體味到了薰如的種種的魅力；而且，天既那麼熱，小薰對她父親又似乎沒有都大的顧忌，因此那薰如嘗給了他那樣不可言說的誘感的夢似的境地，他又從她的身上重新領略到。這，可以說，也給了他同樣的不可言說的誘惑。

一晚，大概爲了白天頑得太倦了吧，小薰睡得很熟，以致蓋在身上的一條薄絨毯滑下了她也沒有覺醒。她穿的那件睡衣又是那樣單

薄——而，雪村站在她的床邊。

雪村由此又回憶到了那十六年前的一晚。

——蕙如和他不期地臨到了那不期的銷魂後，她倒不久就柔綿地睡熟了；他呢，雖然也有些倦怠，那過分的刺激却使他睡不下去。他輕輕地，小心地，從床上站了起來。他滿足似地，却又恐懼似地，端詳着蕙如的睡態，而常看到有一縷游絲似的微笑在她的臉上輕移着。

“睡前所臨到的雖說很是不同，睡後的姿態小蕙同蕙如的却可說全然一樣，就是那一縷在蕙如的臉上輕移過的游絲似的微笑也常在小蕙的臉上輕移着。

雪村在抽搭地想着，心悸地望着。

“唉，小蕙！小蕙！小蕙！我的小蕙呀！”心裏雖在這樣叫着，他的兩腿却依舊戰慄地站着不動。

“唉，怯者！”他終於給自己下了最終的

判決。

雪村覺得要是再這樣下去，他一定要發狂了。

“好的，隨她去吧，隨便讓她去被誰佔據去都好：景林也好，林景也好！”這樣一橫心，他便決定翌日就中止了他旅行的進行。可是輪船得過三四天才有，而這對他似乎是三四個世紀似地不能耐，于是他便叫了一條民船。小蕙也喜歡這樣辦，因為，她說，即使不能比等趁輪船早到家，一路的風景，無論如何，總可閒暇地鑑賞得精微一些了。

至於沿江的風景，這的確是很美麗的。江水很清澈，清得可望得見江底的生了飄着飄着的青苔的鵝卵石——全江底都望不見淤泥，全是這樣的鵝卵石。江的兩岸是接連不斷的或高或低的青石山。這種山，在近望的時候

似乎不易看出它的美來，甚至有時候還會嫌它的樹株的稀疏。可是在清晨的日光之下，那遠遠的東方的山便會變成了一座半透明的什麼玉丘，而越遠的透明的程度便越深，最遠的簡直連是山是雲都分不清了；在東方之外的其餘的山呢，則都被一層薄薄的青彩的秀色籠罩着。山是這樣地接連着，有時候看來把前路都阻斷了，可是搖到跟前一看，那末那含羞地躲着，疲憊地斜倚在二山的懷抱之間的江終究給發現了。這江呀，正如少女的心思一般曲折。它的水却雄壯地流着，尤其在那稱做灘——據說全江有三十六大灘，一百另八小灘——的地方流得更是急湍——不，其實以其流得更是急湍才被稱做灘的。

“要是能同小蕙終居是鄉呀！”雪村看到了這一切在私自歎息着。

在離那到家的前一天，雪村站在船頭的一

邊兩眼儘凝望着急湍的江流，而他那像江流一樣急湍的情緒煩擾得他幾乎使他跳入了江中去。這煩擾常使他把他的儘凝望着江流的視線偷偷地移上了那坐在船頭的又一邊的小蕙的身上去。他也常看到她也常在凝望着江流，專注地，出神地，有時還止不住微笑地。

“她也在想什麼吧？”這次雪村不由地站到了小蕙的身後來。“……哦，景林！”

而小蕙依舊在專注地，出神地，有時還止不住微笑地，凝望着江流，彷彿絲毫沒有注意到她父親的前來似地。

“唉，景林！父親是什麼！景林！景林！”在他這樣瘋狂地想的剎那，他把自己的膝一曲，而坐在他膝前的小蕙便向江中直流着。

“呀，救！”小蕙一跌入江中，他便失魂似地大叫了一聲。

那時正臨到了灘的一個，所以雖然他在喊

救，却沒有一個舟子敢向那急流的江中跳下去。待過了那灘，船旁岸停的時候，小蕙的身體早已不知去向。

在喊了“呀，救！”以後，雪村木然坐下在小凳上，就是那小蕙剛才所坐的小凳上；在舟子們紛擾的時候，他入了定似地什麼話都不說，什麼表示都沒有。過了好一回，他才漸漸地，漸漸地，好像從一個遙遙無期的長夢中醒了過來。

“哈哈，你去了嗎！”他的面上慘笑着；接着他遲沉地喃喃道：“哦，也好；至少，現在我可沒有欲愛不能的人了！”

(二六，三，一九三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8581B



